

四书训义

卷一
函
六册

四書訓義卷二十八

孟子四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

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郭當作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

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

如人和也

粟也本作沔
本作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訓義孟子曰諸侯之失道言兵者亂之也以爲戰而能勝則可以威服天下而

何用此迂遠難行之道爲哉乃戰不息而勝不可必詭勝詭敗以自趨於危亾

不知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卽以戰言又豈違道而有常勝之理乎則吾且與之

言兵今之言兵者有二曰天時曰地利而君子之以道得民者則曰人和人和

非以戰也乃卽以之與天時地利較勝於戰而得失之數有不曉然者哉孤虛

衰王觀星占氣皆以人之小慧測天而非天無心之化必噤者也較而論之不

如地利之爲攻爲守有便不便之成形矣乃天地可乘而不可乘也以人用地非以地而用人進退勇怯地能爭利於俄頃而得失無定理不如人和之無所往而不同心戮力者明矣此其明明不相如之情形嘗亦取成敗已然之迹而驗之乎不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有可守之地而環而攻之乎乃守者終固攻者終潰曠日持久之中以天時言必有福德在我而刑害在彼之日矣然而終不能勝者則以城郭爲可據之形勢逸俯仰之勢殊非天時之說有其窺測之言而無實也天時不如地利不亦較著乎地利實而天時虛其得失且然況人和哉夫不有城非不高者乎我可馮以俯擊也池非不深者乎敵難薄而相迫也藉以守險而禦敵者存乎兵革乃革非不堅緻而兵非不犀利矣有險可據而持久者存乎食乃米粟又非不積之多矣然而敵一至則委而去之曾不能食其米粟用其兵革嬰城池以一戰者亦往往而有則何也惟上下離心而浮言煽動於前潰散終不可止則惟人心不和之故地利不如人和不亦較著乎由此言之天時勿論矣地利可恃而終不可恃欲操常勝之術而但倚山河之

固此亾國喪師之所以積也故語有之曰封疆之界所以域民而使民之終不離叛者不在此也禁之而不戢有不禁而自安者也山谿之險所以固國而使民之共保吾國者不在此也有險者或亾而無險者固存也兵革之利所以威天下而使吾民之勢盛而敵不敢輕者不在此也如林者倒戈而制梃者可撻也人和之有聚而無散有安而無危有勇而無怯明矣乃所以不恃彼而恃此者將何以致之哉道而已矣民有民之道恆產與恆心相因而有君有君之道善政與善教漸進而深好戰樂殺者不得而型仁講讓者得之也得之焉則人切元后父母之戴而助之者多失之焉則人有怨咨離叛之心而助之者寡其助寡乎則衆志一搖雖親戚亦革面以全生而降畔不可止誠多助矣則仁聲遠播將天下皆棄主以歸附而咸順無逆於是而興伐罪弔民之師焉吾所用者天下之所順也不期而會者盡乎五服所攻者親戚之所畔也聞風而附者在其宗臣故君子之師兵臨而瓦解以順人心之勢成其不嗜殺之心不戰而敵自服自古然矣或其黨邪醜正之有徒不度德量力而與我戰乎衆勢合而

勇自增桓桓赳赳之氣不可當也其勝必矣然則盡言兵者之說終不能如君子固結人心之本術情勢之一定而不易者乃好戰嗜殺之徒猶曰君子之道非可以制勝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爭戰之世乃指天畫地以社稷生民供其邪說不亦深可惡哉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朝本作翰章內朝直造切惟朝將之朝如字讀幸本作季今作幸俗譌造七到切不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郭本作蜀本齊附庸國也今省作郭非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憂宜作惡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讀平聲下同前本作堯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宐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俟本作袞从彳亦通今寫从彳誤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
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讀平聲
謙口擊反

上聲
志讀

慊恨也少也或作賺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
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
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
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
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
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

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

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訓義當分爭之際而欲成圖王之大業其失之也恆以其主之驕也君旣自習

於驕而士復諂上以成其驕於是背道棄德皆惟徇其君之所好而莫之違未

有可成者也君無不敢之心則不足以承靡諶之天命士無不可之志則不足

以伸獨是之大謀乃士無其不可者而君遂怠乎其不敢此無他惟爲士者

上以其君爲不足深言而內求諸己無道之可行德之可據也孟子思大用齊

以安天下其與齊廷之臣志異道殊則所以自處之禮亦殊此其深心卓識齊君不知齊臣不知卽及門之士兄弟之間亦不能知而孟子獨以其不可者欲動齊王不敢之心以抑其驕而使遜志於道德故游於羣不相知之中不得不詳辨焉孟子以客卿之禮不與趨朝之常數而將朝王必有關於興○亡之大故而恐王謀不及此欲告之也乃王亦知請教於孟子矣而習於可召之臣不知驕之非道乃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則以有寒疾不可以風而不能矣詰朝而視朝焉如夫子惠而顧我則可得見也不識可乎辭之遜也亦孟子不可之氣象有以移抑其驕者使然而其心之驕不可奪也孟子於是不待躊躇直詞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如其來言之詞見吾之不可者與王相亢而無容下也乃王之稱疾託詞也則亦可知孟子之稱疾亦必託詞也於是而思孟子之不可召者何故則驕氣懲而促駕以來孟子之待王也厚而望之切矣至於明日而王未至則其不悟也可知乃出弔於東郭氏使王聞而知其無疾也公孫丑不足以知此乃曰昔者辭以疾夫子或有異焉然不可不存一周

旋委曲之意而今日弔無乃不可乎孟子以其不能體吾深心未可告也則應之曰昔者疾疾自疾也今日愈則愈矣今日自行今日之事也吾何所慊焉而不弔乎乃王則習見夫士之可召而不疑孟子之不可信爲果疾而使人問疾且醫來焉獨不思王之寒疾待人之問而需醫乎何已可挾詐以驕而孟子之必果疾而後可辭也孟子子見孟子之不在而若慙若懼乃對曰昔者有王命適有采薪之憂今病小愈不敢自寧而趨造於朝以是爲可釋慙而掩過乎乃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習家訓者也而亦如是千古不可屈之大義一時必伸之素志誰則知之且使孟子而如仲子之意遂中道而趨朝也則前此之辭果詐也果傲也詐則必飭而傲不可長也而孟子之所以待王豈如是哉此其爲意丑且不知仲子且不知而王之不知可知也然則所以革王之驕心而使遜志於道德以成大業之深心期王之厚而不自失其正者將容已於大白乎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可因景丑以喻王乎而齊之臣果厚疑孟子之亢而丑不能無言矣景子以諂王求容之心而託之於天性民彝

冀以折孟子曰君子所必明者莫大於倫而倫有大焉者內而子事父外而臣事君尊親一也乃父子則主恩而情重於禮君臣則主敬而禮重於情父慈子而子且愈不忍不篤其恩君敬臣則臣何得不隆其敬乃丑見王之敬子也盈廷之所不逮而未見所以敬王且有大駭於羣心者何與孟子曰惡曾是不敬而可行於君臣之際者乎而我豈過自亢而忘敬也乎謂我不敬是何言也子不明夫敬之義耳敬者藏於心而非飾之於外者也有諸中而抑必形於事者也敬之者尊之也而子謂我之不敬以齊人爲敬乎君道仁義而已矣成君之尊者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而已矣以此奉之於君則天下莫不尊親之美皆吾所效於君者也而齊人無有以與王言者嗜好則供之功利則謀之夫亦猶是天良之未泯豈以仁義爲不美乎其心曰王之所好者在是所可爲者在是而至仁大義之言不足與深論也則其以庸陋待王而疾視其危而不救不敬莫大焉我則學之也有其不可欺之素矢之也有不可隱之誠將使王居仁由義而盡堯舜之道非此者以爲負王恩禮之勤而心有所不敢則夙夜自矢

大庭無愧之忱豈齊人之所能及哉而子何謂我不敬邪景子曰以此爲敬王藏於隱而可自託豈敬也哉勿亦欲自標榜以成一家之言自高尚其事而已我之謂子不敬者實徵之人臣事君之禮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唯而不諾情之迫也君命召不俟駕志之恪也今子固將朝矣非不欲見王而有所稱說乃聞王命而遂不果則立意以與王相亢是與夫禮之所宐若不相似非禮無以將敬非敬則不能率禮而何辭於不敬乎孟子曰禮所云者以君臣之分已定而國家無事之日命官分職各有所司所宐趨之事而豈我今日與王之謂與夫我今者合則進離則退所以願與王同事而不舍者將何爲也乃士之至於王廷者以王之巍巍然據千乘之富侯王之爵奪其貧賤之守而志懾神沮有言而不敢陳有道而不敢伸以使王日見其尊不期驕而自驕成乎無所能爲之庸主耳則請言君子之所守與王者之所尙乎夫君子之所守有其必不可者非廢君臣之義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矣不可及者惡用淫吾意以思及之乎乃彼以其富而我之仁可以竝育民物者何富如之彼以其爵而我之

義直方不屈者何貴如之我授自天而彼得之人吾行吾志焉不失吾仁義而不失吾貧賤吾何所歉而唯奔趨恐後以受命哉夫豈於君臣相敬之義有悖焉而曾子乃昌言之不慙則敬行於君臣之定分者一道而義正於進退之先者又一道也斯道也天之秩也卽天下人心之同然而無不可達者也故敬者敬其所當尊之謂而古今上下有必不可不尊者無時而或屈其理凡三則爵其一也以定分也齒其一也以明序也德其一也以尙賢也是以天下之人莫敢不貴貴焉莫敢不長長焉莫敢不賢賢焉而所以竝行而分用者有三在朝廷則莫如爵矣臣主之分已定率百爾以敬一人莫之易矣鄉黨則莫如齒矣子弟之率唯謹忘貴賤以事父兄莫之易矣至於世已衰而欲輔之以成久安長治之世民無主而欲長之以合九州一統之民則唯有德者可以任之天屬以先知先覺之任人待其己飢己溺之仁君抑恃以成茲中國撫四夷之業望之重則道不可得而輕莫如德矣則爵亦一尊耳君以蒞百職庶尹而待榮待辱之士所必尊耳惡得挾此以慢天顯之齒帝簡之德哉然則吾誠有其可尊

者而欲唯唯諾諾辱吾德以耆老之年隨後進以奔趨誠有其不可者也夫士
既誠有其不可君知其不可而不敢之心不容已於競惕矣夫王者之所尙唯
有其不敢者故將大有爲之君其大有爲非小功小利之士所得與其規畫而
欲大有爲也必且於天命未集人心未一之先預有以定其經綸於其時分職
任功者有臣奔走禦侮者有臣下而奉命列班者有臣此皆可以不俟駕之禮
役之者也而其所夙夜基命於宥密坐論俯臨於萬國者則尤有臣焉此不在
可召之列者也坐而思之起而欲行之不決也非此臣而莫能決也則造廬以
請命焉其必如是者何也德本尊也而慢心一生則視爲平易無奇之德而權
謀之術可與竝驅道本可樂也而慢心一生則視爲淡漠不可好之道而嗜慾
之興分其定志尊之而後體道以經天下者見爲不可易樂之而後進德以一
王心者見爲無所強奉教於君子卽奉君子之教以宰制萬物而爲生民之主
苟不如是則邪佞進而主術雜其不可足與有爲而賢者亦將如之何哉夫臣
則信可召也禮非無謂也而尊德樂道之主知君臣之分已定則吾尊尊樂樂

之志不可得而伸故名爲臣也而不敢遽臣之執師弟之誼而往學焉則崇齒
貴德之道可與尊尊之禮竝行而不悖是故湯知此矣於伊尹也學焉無異執
贄橫經之禮也及其天下已定尹欲伸天子之尊退而就乎臣列湯之學已成
尹乃可安其分故尹得以身任知覺而湯惟奉教以行其王不勞也桓公猶行
此矣於管仲也學焉無異函丈請益之文也及其九合已成仲乃受上卿之命
退而就乎臣列公之學已畢仲乃可謝其尊故仲得以意展大匡而桓惟受教
以行其霸不勞也乃子所欲以臣子之常禮限不可召之臣者徒見今天下士
諂而君驕有臣而無師以爲禮固然耳而今天下之君果何如邪地皆千里俛
尊俛失而幅員相若德皆庸主以富以彊而功業無成莫能相爲統一以定天
下豈其無相并之情無可乘之勢哉而其故非有他也其爲臣者君以爲然而
然君以爲否而否則說其從己而好之若能令聞其所未聞見其所未見謀其
所不能謀而如尹之可爲湯師仲之可爲桓師者則道德尊而志尙高以其不
可屈也弗好之矣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異是也聞其道而知己德

之不若與之謀而知己謀之不逮唯恐其言之不悉而任之不力兢兢然北面而師之不敢召也故驕心去而樂聞過樂聞過而喜於從善盈庭便佞之臣無敢閒也皆君不敢之心有以一臣民百姓之心而偕秉道以行也是以不勞而霸王成也此吾之所望於王者也而敬王之實蔑以加矣且夫所受教者不可召者也所教者可召者也若管仲者有取威定霸之才而未聞輔世長民之德然見諸侯之合離在我四夷之攘卻在我所假手於齊桓有國之資而惟吾爲者一匡九合之事可進可退可生可死而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而由仁由義有安齊以安天下之志有進可綏萬方退可傳萬世之道而肯早自屈於未學之先以就奔走在列之位乎此吾之所以自守者也子習見夫今天下君驕士慊之習乃欲以禮責我不亦過乎嗚呼孟子之心所欲白其志以望王者如此其大微喻之而不可不得已而暢言之亦已苦矣君子之得大行者君有特達之知而士大夫交相推敬以將順其君之美而同志之士能伸其意以喻不知者而使知則君子不自尊而尊自伸乃王不知也景丑輩不知也門人子弟

不知也無怪乎不足以行也不得已而自言亦以明其義於天下後世而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辭餽五十鎰
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前本作兼
居當作尼

陳臻孟子弟子也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徐刃反本作
贐今作贐者贅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辭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辭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
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禮而已

訓讀君子之應天下歸於至是者而已是與非原無定形而其大別也則在義利義者是之主利者非之門也義不繫於物之重輕而在心之安否名可安焉實可安焉義協於心而成乎天下之至是若見物而不見義此天下所以汙君子者而斷然去之久矣義利之辨莫切於取舍辭受推之於進退存亡亦此而已此之謂集義陳臻歷憶往事而問曰辭受之間內不失己而外不絕物豈有異道哉乃夫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百鎰而不受雖朝夕於其廷情所不能卻而辭之也固已而至宋餽七十鎰而受已而過辭餽五十鎰而受雖旅寓於其國交所未能深而受之也不嫌將主於辭乎以明君子自立之清操則前日之不受是而今日之受有委曲之情焉非矣將主於受乎以示天下和平而易近則今日之受是而前日之不受有孤畸之志焉非矣竊疑夫子之必居一於此不然同一諸侯同一交際而辭受無定衡是非無定理將使學者何所取法哉

孟子曰君子取舍之間吾心之定則立於不可易物至而卽審事至而卽決不任意氣不徇物情而焉有不是者乎正可於此審天下之無定理而吾心之有定義也當在宋也予無固居於宋之心將有遠行矣行者之必以贖所以致主人不念去此之情也而宋將命之辭曰餽贖有辭矣則義之所可將者矣予何爲而必不受以絕人無己之情乎當在辭也有不逞之難而予有戒心其將命之辭曰聞夫子之戒故爲防衛者芻糧之資而餽之有辭矣卽義之所可致者矣予何爲而不受以絕人同患之情乎此受而是而理得焉心安焉義也而非利也若於齊則居其國立其廷安處而從容以與王大有所欲爲若貨財則已給矣王之餽無辭以處此也無以處此而餽行焉則所重在貨而以爲貨可得君子之心矣予於是怫然大不慊於予心而自念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者欲以寵游士之道待君子則是謂君子爲可取也一見而逆於心此義利之大防不可以私情干者而又豈有不是者乎故曰皆是也通天下以情而守吾心之正一介猶是也萬鍾猶是也得生失死猶是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猶

是也君子之以中心固有之義行乎天下無不自得義內焉耳至是而無非豈於外物而見成形之是非也乎 時解有添入王不用孟子意邪說也然則用孟子便可受無處之餽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作戟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十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然當作然散當作散今作散省譌幾讀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死與之與讀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艸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訓義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置吏其爲功爲罪皆視民之憂樂生死而已以此攷衰世之君臣其得罪於民多矣而不自知也君子游其國不憚宛轉言之以使自知之而後有改之機焉故孟子於齊之君臣責之深而使之自不容於諱過齊饑君無發粟之典邑大夫無請命之言民之死亾非但一平陸也平陸大夫孔距心者爲猶可語焉孟子至其邑而謂之曰明於功罪之實則賞罰審雖膺重刑而不得不服也今以職覈罪以罪定法有如子所屬執戟之士當臨敵之際一日而三離其伍於法當誅也而子必伸法以加罪乎抑姑縱而聽其有士之名無士之實乎則對曰士有伍職守存焉一失伍而去之不容貸也豈

待三乎孟子曰職不可廢而法不可執信如此也則子亦可反而自思矣士有士之伍子不有子之伍乎王所命子以必治者卽子所守而不可廢乃居其官者有日於茲而猶夫平陸之無大夫也非一日矣夫子所受命以宰斯邑者長民者也民不幸而遇年之凶災而成饑饉之歲則所待以弛其力薄其征補其不足者子也而子之民老羸不能去者則轉於溝壑壯而可去者則就食而散之四方子試簡民籍而稽之凡幾千人乎民之奉子者何心王之任子者何事有明王按法而議刑子將何以自處乎大夫曰有其心者距心也而發政以救民者非距心之所得爲一言之而如不聞再言之而罪且加矣孟子曰誠如此而子遂無以自處乎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一受焉而牛羊卽其牛羊爲之牧則惟聽我之牧而後可受牧地與芻此非己專也而可求也求之而不得誠主人之吝於恩乎乃牧者於此亦將自計焉授我以虛名而禁我以實效則反諸其人而生死不在己之可謝過乎抑委罪於求而不與者遂立視其死與子誠求矣誠不得矣平陸固非子之平陸而或可以一去動王心未可知

也卽不然而子亦可以免矣於是距心知去就之在己而尸祿之爲有咎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知罪則從此以往徇君求容而殃民之害庶幾免矣乃使爲邑者請矣請不得而去矣一吏去而一吏復受之猶然視民之死乃至賢者盡去而不肖者猶充位而有餘齊之民終無可生之日也是不得不爲王告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與相知聞者有五人焉覈其功攷其罪於牧民之得失五人無異也則臣所不知者當亦無異也乃貪位殘民而不自知其爲法所不赦知之者惟孔距心耳有罪而不知知之而不能改王其如此爲都者何於是述其告距心者歷誦之而述之言言皆誅距之心卽言言皆誅王之心也王乃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歲之凶民之死亾大夫不告而不知欲告而不敢聽其尸位而不絀賢者將去而不慙王於是始知之乎有罪而不容自昧此齊王所以足用爲善也知之而後能改此齊王所以一暴十寒而終不可有爲也而君子之言其直而婉一發於愛民事主之誠則已盡矣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

言與

蚺巨支反譴當作蜚蠊也本音烏蝸切俗讀蚺作遲音蠊譴佳音皆譌

蚺蠊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蠊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蚺蠊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訓義君子欲行道以安天下而道未可行則不忍愬去者其至仁而不可苟容者其大義故必出於可進可退之地以安身而利用乃所謂可進可退者豈行藏不定而姑寄之浮沈之間乎道有大小則進退之輕重出焉君子以格君心爲道者也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故不以一事之從違爲合離而心之可格與否非旦夕之效自可從容以思所感通而其終不可有爲則異同之迹不顯而其去也以禮終不傷君子之交是以立身於進退之間仕不受祿而進退定之於心因之於時豈智效一官志盡一職者之所可同哉齊大夫有蜺鼃者猶非尸位苟容之士也其爲士師不得其官而孟子告之曰仕於人國者無虛貴也子庶幾知之乎辭靈丘而請士師邑宰非卑也士師非尊也以能擇職而自效者以遠而無以效忠不如立王廷而法有不得伸可因事以諫王之廢政刑也乃今旣數月矣法之不合於理而不當於子之心者不少矣未可以言與聽不聽在王而子亦可審子之自處矣於是蜺鼃以其所執之法諫王而王不用於是致爲臣而去蜺鼃之道固當然也乃齊人不知孟子而疑孟子之不用何以不

去乃議之曰所以爲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斯言也或庸人之見不及也未可知或小人之欲激孟子以去也亦未可知公都子以告則未能測孟子而疑之也孟子曰夫進退之際豈有不審於至善以宅身者乎吾之使蜺鼃諫而且去也道有在是者吾聞仕者之恆經矣有官守者官卽其所守也欲爲而上禁之欲弗爲而上督之將順上則廢其守守不可廢也去之必也有言責者言實其責也言有不能入入而不見聽將阿諛愈深其責矣責不可委也去之必也此蜺鼃之道也若我之於齊才非僅效一官故不受一官之職道非僅言一事故不以一言爲責於己無見用無不見用也於王不能我從也亦不能我違也吾可進吾自知其可進吾可退吾自知其可退委曲者在心而審處者因乎時豈不綽綽然惟吾之裁之而非一定之法所可拘哉此非齊人之所能知而吾何不善之有哉夫無官守無言責而何以謂之仕君子所守者大而任天人之責者深格君心之非者不以事不以言無卽效之功而亦無終不可感之理端本正物而進退自全於禮大人之變化所以不測者立乎其大而

已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莫見反齊滕之路未

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莫作暮俗譌莫已从日何宜復加日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訓義君子惡小人始未嘗不嚴而終不覺爲其所動無他居尊而好尸小事也君子執簡而御繁委庶務於有司而已不視未嘗不時有所疏漏而有法以治之則事亦終濟尸小事者求全於瑣屑而情太迫乃旣非己所習而有司或不能無過於是小人得以其才下奪有司之效而上求當於君子之心其於事也誠速而有功而君子乃不覺動於其心曰小人亦可使也因而與之狎而小人

之技讎矣孟子爲卿於齊奉命而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以驩
爲有治事之才可以分孟子之勞也驩亦自恃其治事之才可以矜孟子以未
逮而且從我也使介之禮朝莫必見無容不見焉乃反齊滕之路舉凡庀禮器
治禮文安次舍御徒旅之事未嘗言焉不得已而有言無寧道寒暄談風物而
已公孫丑從行而有疑問曰使事與驩偕者也得失雖小輔行者所必與聞也
乃驩以齊卿之位不爲小矣豈賤有司之不如哉齊滕之路不爲近矣蓋一事
之無可疑哉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不亦太簡乎孟子曰行事之必待於言者
憂其不治耳以飭喪紀則有司其禮者在以御徒衆則有爲之長者在予無可
疑也無可待於彼也而更何求禮未嘗不成事未嘗不濟爲使者之道固然而
子何疑焉嗚呼此非孟子之權辭也君子之道居要而已先有司而畧小過則
無所藉於小人而小人不得以苛察便捷之才侈君子之心易事而難說所以
終遠小人而道不屈也 此章較舊說不同文義本然朝莫見是舊規不與言
特不與言行事非全不與語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敦本作斂然當作斂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

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大音泰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

於人心梓本作椁今俗音譌再讀去聲然當作斂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言其堅厚久遠非特

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

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訓義君子之用物也儉而於父母之親生死之際則不忍言儉非徒不忍也有我而後有天下財財皆天下之財而用之者我也乃何以而有我乎使非父母則方且無我而天下之財誰爲儉之有生而後天下之財可爲我用惟其生也是以不容不儉乃死則無所復用之矣委財於天下而天下何所容吾之儉故於父母生死之際而但有畱財以爲天下儉之心則不仁不智而人心絕矣爲天下儉且不可而況儉之以爲妻子之奉口體之資乎故先王制禮也下達於庶人苟可以盡其財而不恤風俗之美相尙以此爲悅心之道非不知天子之可有餘而庶人且有飢寒不瞻妻子不畜之憂也以爲雖庶人而此心不容不遂所以別人之心於禽獸之心也先王制之而君子遵之此心之理而已孟子自齊葬於魯葬畢而反於齊其事不可攷或曰母葬也卽非孟子之母喪而亦爲人子者之親喪也其止於贏也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促匠

者椁茵抗木之事則或以虞之足以聞乎禮也於時虞有疑焉乃值喪期嚴迫之際惟承命而不敢請今稍暇矣願竊有請焉前者之木若過於美而得勿失之泰乎孟子曰夫亦猶行古之道也而子何疑焉古者棺椁無度過者過於厚不及者過於薄以爲人子之心惟其自盡而不必爲之制也至於周之興也定爲常制棺七寸椁稱之天子而下有四重三重二重之差而其厚薄之均則達於庶人夫人自生而死所用於天地之產者至此而畢人子終天所致於親者至此而窮天子庶人一也乃自薄塋之邪說惑人以爲徒爲觀美耳夫親之死也觀美以遠人之厭惡亦不容已者而況非直此哉盡人而爲人子則盡人而有人心非此則追悔無及而心不能以自全矣夫先王之曲達人心也如是則無不可得爲之分矣夫人子親親之心無已有限於分而不得者孝子之所深悲不可以爲說也不然則分可爲而財不足亦抱疚終身而不釋耳若於禮無違得之矣幸而財足用焉爲之而已矣古之人無有不用者也吾何所爲而獨不然乎將反之心而不可乎抑徇乎俗而求異於古乎且此制者非獨禮在則

然也化者化矣而膚猶是膚也生則宮室以居之几杖以安之箠簞以處之而死則與礮瘠之土相親也一回念而大傷於心者及是而獨無慼乎若有所爲而獨不然意者以儉爲美德而不欲過用天下之物於無用之地乎而吾聞之也君子之以儉居德而不欲暴殄天下之物者以不用之貨充府庫以無用之粟朽倉廩而富己以貧天下也以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四肢之於安佚而厚己以蠹天下也以宮室之美侈榮觀以妻妾之奉耽宴樂以窮乏之得我驕志氣而縱己以奪天下也至於親則我之所可用皆我之所可致凍可也餒可也任天下之譏非違物情而求快無不可也無親而何以有我無我而又何有於天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不我禁也人之所效而成乎財用者不我嗇也彼亦人之子而猶有人之心也而我何儉乎哉世衰道喪無所不生其侈心而獨於親喪以儉爲美而掩其嗜利忘恩之惡爲之親者抑或遺命薄塋以私利其子嗚呼人心之所以盡絕而終淪於禽獸也悲夫 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私當作人私禾名與本作鄰國名伐之與讀平聲下
伐與殺與同與人之與本作與今俗極作與混謬也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

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

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

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應當作磨
執作瓢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

蓋傳聞此說之誤 湯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

則誤矣

訓義王者之師正己以正天下也是謂奉天自正矣則天下之不正者自我而

正之是謂天討故奉辭伐罪而大有爲之業自此而成若己不正而徒託於其名以幸於一成則禍不旋踵義之不可假甚嚴也燕之君臣無道而民怨齊與之鄰而奉義以伐此禍福之樞機得則王失則亾在此舉矣齊王前此之爲無大過於燕不必深求而一旦懲燕之禍以義匡燕以仁救民則伐之者王業之始事也反是則敗亾之禍本也故孟子於此有兩難言者無止其伐之理而失圖王之機無勸其伐之心而反成後事之悔故不與齊王言而王亦不測孟子之心而難於問乃使沈同以其私問而若非王之問者曰燕可伐與從燕而言可不可奚不可哉亦以彊弱勝敗爲疑而已矣夫但言燕則其可伐也不足疑而孟子斷然應之曰可道有其可而衆散民離而勢亦無不可也燕者先王以授分陝之召公而世守之以綏此土者也子會奉其宗廟社稷以牧其民而得與人乎子之非適非長而得受之於子噲乎此其理甚易見也有求仕者於此而子說之子之私也子之祿爵王所命也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不知有王先在子矣夫此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不知有王士之亂也王其所以聽子

乎諸大夫可以容子乎國人可以安此士而尊之乎大夫受命於君諸侯之上受於先王內受之先公一也而燕何以異是此不待再較而問罪之師必無能貸者也夫以理而言則必無謂燕不可伐之理以事而言則弔民伐罪王者以義正天下而安天下之民在此舉也使齊之君臣進而請教所以處置燕祀而矜育燕民者當必有至正之道存焉而齊人但竊義之可假民之可動功之可成而遂伐之則有識者已早知其終之必敗矣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疑君子之不度德量力而輕於一試也孟子已深知其伐之不以道而應曰未也王未嘗進我以問興師之事我未嘗詳言所以正燕之道則何言勸也惟沈同以其私問燕可伐與則自燕而言有必誅不赦之罪而應之曰可彼遂以爲然而無疑於伐則伐之謀已定而特以我之言爲質耳使彼誠有以義興師之誠則必反而自問焉將曰孰可以伐之明知彼之可而猶料我之可此則吾之言伸矣則將應之曰爲天吏者奉天之道以治天之民有罪者不敢赦不被天之澤者不忍不救於己無私利之心於民有各得之願則伐之也上合天心而無不可

矣此猶之有殺人者而或問之曰殺人之者可殺與法所不容假而安得不應之曰可乃己非有敕法之任遽執而殺之而遂謂曰可者勸之殺乎使彼能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法在己而後可伸也今齊之爲齊前之不能秉義行仁以受天之祐者既然而後之不能誅暴禁亂以綏天之民者又知其必然也齊亦一燕而已矣以燕伐燕齊且爲他日之燕而何爲勸之哉對沈同者以燕論也非以齊論也以燕論而燕必亾以齊論而齊亦危矣吾其敢輕與齊言此哉嗚呼伐燕大事也孟子居三卿之中王不與謀而聊使沈同問之以塞衆論故其問不詳原無請裁於君子之心及夫一旦之功幸成而貽無窮之害始且畏且慙而功不救其敗則齊之不足有爲明矣孟子之不能正之於始也亦末如之何而言之出不易有如此夫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

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

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義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訓義過而能改者生於慙愧之心而慙愧之心生多成乎文過夫不聽君子之言而致於敗誠可慙也乃違道而至於敗則利害切於身而豈以求勝於君子而不得之爲恥故善居過者聞過則喜以爲無難改之於一日正寡過之一機

而無所用其慙則小人揜著之邪說不得以中之而昧者異是則終日慙而終身過且將以親小人遠君子爲自便之圖矣齊之伐燕始不與孟子謀之旣伐而不聽孟子之言固結燕民之心所使以守燕者非其人將驕士橫燕人弗堪內立遺孤外結彊鄰而叛王乃曰吾甚慙於孟子所患者難於見孟子之一頃耳夫王外慙於壺漿以迎之燕人內慙於戍燕不反之父兄子弟上慙於先君而遠慙於天下後世患且及身焉若夫孟子者所當師者也有過則正可就以求益而何慙何患焉慙之患之而小人進矣陳賈曰王無患焉可以折孟子之譏非而泰然居之亦在乎善爲辯說而已矣德不足以收人心則疑於不仁明不足以知成敗則疑於不智王所慙者此耳乃孟子所稱道者周公也而王以仁智與周公較則將欲遠過之抑如周公而可無疑於孟子乎王曰惡是何言也夫孟子所望於安齊以安天下者正周公之業乃小人明欺其不能如公而王不慙顧慙孟子乎賈乃曰昔者武王取殷矣周公撫之則以安輯殷人者在是而使管叔監殷管叔則以殷畔矣是非任使無道而鎮撫無術乎知叔之不

可以託而使殷人之不靖是不仁也若不知叔之不可託而妄意其能定殷是不智也然則德足以撫新附之民而明足以察後事之變周公且不能盡而況於王乎賈持此說以爲王先王可以見孟子而無不安矣夫欲解於孟子易耳卽不解而欲孟子之忘言引身以退亦易耳抑將何以解於宗社生民與天下後世之清論乎甚矣王之愚而小人之無忌憚也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孟子固必與正言之曰古之聖人也賈曰使管叔監殷而叔以殷畔安之乃以危之信有之乎孟子固必以實應之曰然賈乃曰殷民之不易靖而管叔之不可託以定殷事後論之亦易知者而周公於事之未形先知而故使之與孟子曰天下豈有明知而明昧者乎不知也賈曰然則事固有難於豫料而一時之失算以成乎大釁在聖人亦有之乎孟子曰此何足以疑周公乎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同爲文考之子寧王之弟而沖人之叔父也則戮力王室之有同心自可信叔之無異於公且委任於懿親雖多士盈廷孰得以逆僞之心諫周公以薄天性之愛則一時之付畀偶失不亦宜乎且子之爲此言也將以古人之

道例今人之過乎姑無論未過之先而且求之既過之後則古之君子所以處過者有道焉改之而已如周公之過其後也誅懿親而不嫌誥多方而不與之競故雖以捋荼之苦而東土終賴以乂安若今之君子且勿論其過之迷而不悟者終於償敗卽稍能覺悟者而既過矣因其覆敗之迹畧無自新之圖順之而已夫古之君子唯其以改爲令圖也故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曉然正告於天下而無慙慙之心以求勝於掩蔽民皆見之不以爲患也及其更也則人仰其光輝而知救過之功初無損於聖德若今之君子唯其欲順也而恐其不能順也患前此之正言以爲非己所能爭勝乃掩其失以爲得而冀可塞正人君子之口旁引曲喻苟可以爲之辭者無不爲也上下師師以成乎終不可改之患而子何得引古人以況今乎嗚呼賈欲爲王解而終不可解也王愈慙則孟子之言愈不可入也已敗之績終不可救欲孟子之無言則孟子去而王無患矣無慙矣樂毅振而齊社爲墟王之慙慙以千秋王之患患在後世若孟子卽直詞以責王亦一時之忍受而已其可患之輕重何如也故夫人之患莫患乎聞

先生長者之責而有慙心其有慙者正其無恥者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

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前當作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盍俗从去作盍不成字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旣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

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

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詠本作龍私當作龍讀如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旣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商宜作龍今槩寫作

商者省譌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訓義戰國之士所以賤者有故本無道之可行而以其曲學邪說挾弟子以遊其說行則尸卿相之位其說不行則居其國養生徒以著書立說而蠱惑其士民故世主慕好士之虛名糜金粟以參養之此正君子之所深惡而有道者之不見重於世亦此輩之辱身賤行有以召世主之輕而不知尊德樂道以大用君子也齊之稷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徒聚羣不逞以食於齊皆是也齊王不知孟子之大異於彼是以不能尊信孟子而孟子之去決矣致爲臣而歸亦且令王知賢者之去就如此其不苟而志在道行則庶有悔心焉王就見孟子曰得士者昌而況不易得之士乎前日聞夫子之名願見而不可得及其得侍於夫子也吾君臣交喜以爲人所不能致之賢而我能致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志決矣不可復留矣不識可無不終棄寡人而繼此尙能惠顧我乎夫旣無悔過自改以用賢之心而待之繼此其詞雖遜而王之爲王可知矣孟子曰合

離者因乎時數者也時未可則方合而離既離而難必其復合繼此之期不敢請耳乃若望王之心今不異昔固所願也孟子不絕王而無如王之自經者何也他日王乃作一不經之想以待遊士者待孟子而謂時子曰孟子之去寡人之恥也吾願畱焉夫孟子以政而不合以教而有餘者也我欲國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稱先王道古昔以伸孝弟忠信之說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重而取法此於孟子甚安而齊終得無棄賢之誚也子盍爲我言之王不自請而授意於時子時子亦不面告而因陳子蓋其不容昧之心亦隱隱覺有孟子之不可者在而不知所以不可之實故又疑於說之可行若陳子則雖未深知其不可而固可信孟子之必以爲不可也時子有言不得不告也孟子曰夫時子可直告王以不可者乃不告而又姑託之於子亦惡知其不可哉可不可者義之大衡也心之素定也教弟子而爲國人式所可也於齊之國中所不可也養弟子以使之教國人游於齊者所可也若予則不可也夫予而欲教弟子焉教國人焉歸而有餘地矣又何需萬鐘哉其必望王之養者欲富而已矣使

受之王則洵欲富也夫前日爲卿十萬之常祿且辭之矣而今受萬鍾欲富者不如是也時子不知義獨不知利乎而尙以爲可乎雖然時子之爲此言也有始之者也已不用而弟子不去則弟子可待用於他日己之教術行而利擅於同黨其進退皆載天下之榮寵而不終於貧賤惟然故時君與執政之大臣皆曰此進則仕退則教皆待我以養而其依戀不舍之懷爲可賤也賤之斯可以術籠而利縻之當今之遊士實始之也而時子以我爲可則胡不聞季孫之言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其術異其情異也使己爲政不用己無可用者乎當自悔也時不能用者乎當自安也已而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則急於卿之外而仍不失其卿之尊是豈見當世之不可爲哉欲富貴而已欲富貴者人之常情也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求其必得而擅之於一門也是可異也觀季孫之言則子叔疑之賤甚矣而季孫惡能不賤之其云龍斷者因其賤而人賤之之謂則試詳其說彼以不可爲可者能無愧乎龍斷者市場之高壚也夫市者小人求利之所而古者之小人猶賢於今之君子故立法者亦不以小人而

薄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用則讎不用則不讎小人亦有恥焉而或不中於法則司市者治之耳不以爲利之府而苛求之也乃世降民頑而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我可以望人而捷取之人亦屬望於己而求讎焉於是而市利罔矣於是市之人皆以爲術之愈工心之愈陋而以爲賤於是而有司者不能以法加之而因謂凡爲市者之多得利也如此故從而征之變譏禁之政爲稅斂之征征自此始矣以此思之聚子弟而受王之養使以道術動國人而可待用於異日者子叔疑之術也國中之室龍斷也不得大用於廷而猶諷議於館以操一國之長短者左右望之罔利也以此爲國君養士之體而士游人國之術不知自何一賤丈夫始之而賤丈夫且充斥於齊國之中國人指數之曰此某先生之徒也誰矜乎誰式乎賤之而已則擯斥刑戮之隨其後亦安可免乎此其不可也有羞惡之心者所不容昧而況於我乎時子何尙未之知邪君子之進道也義也其退亦道也義也道不可行義不可合奉身以退不俟終日無待再計而決也賤丈夫者以其賤而使當世之賤視君子君子深惡之而時子

何述焉嗚呼稷下之士盛孟子之去必速齊王好士之名愈重故國家之政日非齊以客亾自此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讀或曰當作晝讀如獲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應當作應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馮俗寫作憑不或字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

安其身

齊側皆反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畱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畱我之所以爲我謀者不
及繆公畱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稱當作稱今
樂作稱混譌

訓義孟子去齊宿於晝猶不忘用齊之心見矣非不可畱者也王悔心動而自
畱焉上也王不知畱而有能啟王心之迷以諫王而畱者抑其次也有自以其
意欲爲王畱行者乃嘖嘖多言於孟子之前愚矣哉孟子不應而言猶不已隱
几而臥絕之也抑孟子實有難於應者豈不曰王不畱吾汝不諫王畱吾而欲
使我之自去自還何爲者乎則此愚人者必且馳而告王而愈可憎笑矣絕之
可耳使客而喻其不應之意則退而諫王猶有可復來畱之道雖孟子未必遽
畱而尙可不決於去乃客終不悟也而不說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度之情度
之理度之時尙可爲亦審矣夫子臥而不聽未嘗見君子之絕人如此乃不諫
弟子之誠而加以怒請勿復敢見矣孟子知事之不可爲而諒其愚之不可瘳
乃謂之曰坐我有不可以明語子者矜子之無知而不能不明言也夫國家之
畱賢與賢者之畱於人國也有道非是則上下之情不交而不能安昔者魯繆

公之事子思也言有所不能自白則恆使人侍於子思而道達之而後子思知其誠也乃安焉非是則子思不畱矣此其誠悃出於君而不待下之詔也尊賢之道宜然也其次則泄柳申詳矣或不合而有欲去之心焉則其與二子之志合者達二子不安之志於繆公而後繆公改禮以安二子而二子安焉非是則二子去矣此則通上下之志而婉順之者也今我且不爲柳與詳而必爲子思明矣而子爲長者慮王非繆公也子非繆公之使侍子思者也而欲以私意使我爲輕於去就之人且柳與詳之不若焉是子以非所待長者之道待長者非子之絕長者乎而長者何嘗不諒子之誠而絕子乎而子何怒焉嗚呼客之齊宿而言慮之極詳自見爲不可易而迫於言而不知其愈慮而愈謬愈迫而愈足以敗事愚者之用心不如無用久矣使孟子而無姑待之心言之尙可也宿於晝而無絕齊之心以待王之自悟而攻發孟子之心以昌言之則王聞之且曰孟子之欲畱其徒知之我不容不畱之而孟子能安乎孟子之不應尙聽其自止而言猶無損怒而退且告之人而愈成乎必不可畱之勢不得已而正告

之以子思之事抑微示以泄柳申詳之說則孟子之出晝不容已故孟子之決於去此客激之也甚矣愚者之忠不如其無忠也雖君子其如之何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說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攷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

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由當作猶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

而後宿哉

悻本作媿胡頂切致行難而不聽從人也本从女會意今譌从心非是譌委作幸又譌媿作悻以譌就譌而譌不可勝詰矣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訓義聖賢之行藏有天焉天不欲行則非特小人之閒之而愚者亦以愛君子

之道沮之而使不可復進孟子去齊非不可復用也有畱行之客以畱之之道激孟子以出晝而又有勸行之尹士以激孟子之終不可返嗚呼豈非天哉孟

子用齊爲善之心無已必待王之知之而後志可行故孟子終不能自言以冀王之自悟及孟子已洞開胸臆以告人則王雖聞而復迎而其發不誠處於不得不絕之勢然無知之言進不能開時君之悟退且失君子之守故又不容已於無言嗚呼誰能以君子之進退聽之君子而安於所不知者以勿自逞其意見之明者乎故愚人之有害於君子視小人爲甚而人欲無愚且不如勿輕與人事而慎言之爲無咎也孟子去齊旣出晝矣而方懷悲天閔人之心而尹士且語人曰孟子之來也吾惑焉其去也吾尤惑焉有大過人之資而後成大有爲之業此遙聞其素行而可知者乃王之不可以爲湯武明甚若孟子而不識則無解乎不明也若旣識矣則不屑以己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然且應聘而至非行道也無解於干澤矣其來也旣然而其去也果不可以爲湯武而臣主之遇不偶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三宿而後出晝豈有望於復反乎不然是何濡滯而不決也夫孟子之言孟子之志士之所景慕以爲異於今日希進之士而於此不類焉無以服士君子之心士所不說也尹士之挾私意以操君子之

短長者如此高子在齊聞之追及孟子而以告孟子曰夫望王以成湯武之業者不在王也在予也予有予之道則有予之心其規畫之夙而望之切事不難成於一日而仁可施於四海尹十惡知之哉予惟度之己者定審之時者明故千里而見王予所欲也無不可爲之湯武已在予胸中也若以不遇之故而去所繫者一事之合離而所傷者千秋之素志豈予所欲哉處於不得不去之勢而無可止之機雖欲已之而不得也惟其然也故予三宿而出晝尹士見爲濡滯者於予心猶以爲速有可待者何嫌於久待也予之在晝也固將望之曰王庶幾念予之去而知予之去就爭此一圖也則改之也如其能改而反予必矣反予而予未嘗不可反也迨夫已出晝而王不予追也然後王之不能改也明甚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付夫人於無可如何之數而無己之心乃易矣浩然歸而予不可反矣而追維往日之心以寓無己之望予豈舍王哉此其不可舍之故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夫據有爲之資而施善之溥者王也乃令王之爲者則在予之用王天下惟陷溺已深而心無可見之端者爲不足用耳王何必可

爲湯武而可用之爲湯武迎其幾道其志卽聲色貨利之中而引以發政施仁之事王猶足用而予有以用之此其道一一在於連掌之間而其功在於反掌之易王如用予而予自有以用王者則德先於一國而齊民安未盡吾道也解倒懸而慰飢渴天下之民舉安予度之周密之熟有何湯武之不可爲者然則與斯人同羣而目擊其危亾於功利富彊之荼毒以遐想夫一夫必獲四海同風之盛治予何日忘之乎故至於今且引領望之曰王庶幾改之乎則出晝以後之心猶存晝之心卽猶千里見王之心也予日望之爲天下而望也知其可爲而不能不望也若此者君子以古今之治亂爲己之憂樂以萬方之安危爲己之責任以兆民之疾苦爲己之惻隱大丈夫當如此矣而豈若是小丈夫哉以一道自名以一節自守而量不及於天下者則所知也而諫諫而期於必受不受而無以自見悻悻然無進退之禮者見於其面其去也乘一往之氣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之所知者此硜硜自好之節耳未嘗知予之用王者而何能知予之不舍王之心邪於是尹士聞之而自愧曰士誠小人也不足以知君

子之志宜矣夫齊王用孟子之效孟子用齊以安天下之畧其議論規模已曉然著於在齊之日則孟子之心亦較然易見尹士不知而但以所言之切自愧其不及則信爲孟子之言所動而非果有如沮溺楚狂於孔子之定見則士終爲貿貿耳食之人齊多遊食之士騰口說而干君子者如此乃孟子旣以盡露其志則君求士士不求君之道不可復伸故終絕於齊而不再至真無如此小人者何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說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

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舉俗寫作非是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考當作攷攷破也考老也義無可僭今經傳樂

作考者漢儒口授之經之論也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

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亂當作箇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

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并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然當作嚙憂當作憂井當作並

訓讒天有一定之常理抑有不測之變化道其常則君子以人而合天不容已

於憂患之深以求協於天心觀其變則君子俟天以立命但無負於上天生我

之德自樂天而不悶此其心不可以憂言不可以樂言一憂一樂天有不測之

理君子有不易測之心一而已矣孟子既去齊天下無可爲者於斯時也心安
得以泰然忘者充虞能深察而靜思之乃問曰今者夫子若有不豫之色然者
行藏之際有不容已於心有如是夫雖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得於天
而不怨天以達天也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以忘物也而今者豈有易道與虞殆
可與深言者故語之曰道一也而時則異矣彼一時者語君子之宅心於得失
利害之中則求盡於己而天人不足以繫念此一時者乃介王道之絕續在行
藏進退之間則其機在我而不忍一任之天人夫齊不用予予不能用齊矣且
夕可成之王業墮於一日矣而予之望齊以王者非但信之己亦籌之於天矣
由今而思帝王之興五百年而必一革命蓋道相沿而易衰法已久而必敝民
生且不能遂人紀且不能修而王者承天以更新之於其一興一亾之間必有
佐王而興者以顯名於當世而一德交孚其順天心以匡王者之不逮志焉學
焉夙成於耕釣之中早已定其爲天下之規矣有王者則必有名世有名世亦
足以徵王者之興此古人合符之常理而以今攷之由文武造周以來七百有

餘歲矣用雖衰未從三恪之列也列國尙無一統之歸也以五百年之常數而計之過矣以時之憔悴於虐政有甚於夏商之季者則可矣乃王者未可必而名世之任在予亦自問而可必也予不用而王道其終絕乎過此以往事勢所趨不知其何如則世運之降生民之害將何已也予未嘗有怨尤而安能泰然處之也則予之有不豫之見於色者乎予不自知也乃予於此又思之審矣夫予之不用道之不行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其幾已見如使其欲平治天下也四海於是而定百姓於是而安風俗於是而正人禽於是而分則當今之世亂天下者繁有之而推行無難反掌而爲三王之天下予業已優爲之而舍我其誰乎乃終舍我而我無以利見則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可知然則非一定不易之天而爲變化不測之天乎其終也不可問則亦無容問也吾於將興復廢之際誠有不能不惻然者乃求之天而不得則亦求之己而已矣吾不可爲名世而吾豈無以自居故予今者慨然而自信曰吾何爲不豫哉俟命以達天亦非但不怨不尤無求於天人之謂也嗚呼此孟子之道所以與天爲徒而非

尋常所可知者充虞殆可以語此夫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居當
作屍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士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訓義義者心之制也故有一定之義而抑有不定之義孟子仕齊而不受祿是

已當在齊也門人不測其所爲不敢以請及其去齊而居休公孫丑乃追問之

曰由今而思夫子之仕而不受祿進退有餘而主臣之分不定賓主之禮不失

誠得之矣乃君子所爲之得當必於古有合焉而古亦有此道乎孟子曰居今

之時行古人之志賢不肖有共由之道事其事者食其祿與者非濫而受者不

損廉古人自循其常非有此也吾所以不執古之常道而自我爲之者以義在吾心心之所安而制行焉吾自喻之耳夫吾至齊之心豈有欲去之心哉乃道在未必能行而必欲行者不容己之心也而身之必不可辱以自處於有餘之地者不容昧之志也於崇吾得見王吾可以用王吾知之王之不能用吾吾亦知之所以用王者在吾則進惟我之進而退亦惟我之退若授王以用吾之權則進不任己而退亦惟王故念念用齊而念念不怠乎去此志也所以全吾者在是所以用王者亦在是不可變也而不欲變也故舍古人之常義而不受也然則與王微言之顯言之婉以導之直以責之而王如故也則宜請退之早矣乃繼而有師命矣君子無避危免禍之道不可以請因而久焉若揆我之初志則可行而行不可行而卽去何待久焉至於今日而不受之得宜驗矣而豈予之初未嘗審之於心以故爲矯廉也哉嗚呼孟子於齊旣去而不舍初見而卽欲去疑於相悖乃以欲去之志而有不忍舍之心君子略一己以任天下之情如此之切而有必用齊之心而不變其欲去之志心存天下而仍不失其竝行

不悖之道衡之以一心所以不可及歟 此章須與尹士章合論不然則自相
矛盾矣 攷齊鄒之間無有地名休者而居者安居之謂與宿晝之宿不同孟
子去齊自當歸鄒不應別居休地竊疑居休猶言罷官閒處耳 註不然故未
敢決

四書訓義卷二十九

孟子五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太讀如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稱當作稱今寫从禾者滑謬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敝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

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開从見作覲古無此字今俗譌也

覲苦閑以讀如啟本从肩从睪齊景公勇士以力事景公者今寫从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如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訓義 孟子之學以性善爲宗惟知夫人無異性性無異理則可以信聖人之德人人可學而至而推此理以治天下則帝王之治無人不可逮無時無地而不可行自異端興謂性中無善善非性之所能爲於是苟且以赴功名之說起而讓聖賢帝王以不可繼之絕業學之不明治之不古皆誣性以挫人有爲之志害之也夫性善則爲善也易愚者可明弱者可彊而當積習污染之後非奮起以破庸懦之見而彊忍自立者不足以復性而推行其善天不可恃而人不可自力孟子之以明絕學於邪說橫行之世而欲興王道於無道之天下七篇之中皆此意也滕文公可與言者故合天德王道之一致而告之焉滕文公爲

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有人君之望而尙在入學齒胄之時則修己治人之本所宜講也奉命以使楚以弱小而入彊大之國將勿有怯懦偷安之志乎見孟子而問道是殆可與有爲矣孟子與之言文公說焉因數見而求盡孟子之說孟子推本治之所自興道之所自立以爲惟吾性之固有者萬物皆備之理一眞无妄之誠故仁覆天下義正百爲而一因天之所以與我者推行之而非有所益也因而及於所以修己所以治人者必引堯舜之恭己以正物者爲徵而辨當世功名權術之說於不屑言蓋以大本大原先正世子之心使一於至善則今日之學他日之治皆自此決之也大綱立而爲之有據矣世子當聖道不明之世乍聞此論恐己之不能爲而賸之小弱不足以行故自楚反復見孟子求企及之方焉孟子曰性善無可疑也反而求之心有其端推而行之心有其術則堯舜之可爲亦無可疑也世子以爲道高而不可及疑爲之也難乎無疑也夫堯舜有堯舜之道夫人有夫人之道時異勢殊而理不可二出乎堯舜則入乎桀紂發端一謬而取塗遂差其必盡吾性以法堯舜者時無古

今而勢無難易本一心以貫乎常變不一之塗止此善而已矣無能損之而就苟且之塗也道一則不可不爲道一則無不可爲而有所阻者學術不明而自棄之心生也夫同爲天地篤生之人同有此充四端盡萬善保四海之性而何讓焉成覲非必知道者而謂齊景公曰彼能爲我之所不能爲者亦丈夫也我之未能爲彼之所爲者亦丈夫也以丈夫而畏丈夫乎爲其所爲則何畏焉進而顏淵其見此審矣顏淵曰自其德之已成者而言之則舜之聖至矣爲何如人也予之欲從末由於道未也爲何如人也乃勿高視舜而自卑舜之爲舜爲之而已矣則率吾性之所固有而求盡於明倫察物之事則起自深山仁施天下之道亦奚不若舜之有乎進而周公公明儀信之矣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其爲言亦大矣若欲舉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德而體之以心也若欲舉文王上受天命下保萬方之業而施之於物也斯言也周公自信之言也卽可以爲天下萬世其信之言也師之而卽文王也矣豈欺我哉由此觀之知無生與學之異也行無安與勉之殊也時無今與古之不可以一理通勢無大與小

彊與弱之不可以一道治也易者易而難者亦未嘗不易難者難而易者亦未嘗不難成之也易而爲之也難則今子欲善子之躬以善國豈曰吾弱小也竭力以事彊大自救不暇而奚望堯舜哉今膝絕長補短而實覈提封之數將五十里猶古諸侯之國也推吾性之仁則五十里在吾愛養之中推吾性之義則五十里在吾裁成之內堯以勅業於唐侯舜以德聞於畎畝而子爲堯舜則膝民爲堯舜之民皆子性中固有之善善之也而何疑焉此易者易而難者未嘗不易也乃當大道旣隱之餘習於流俗近小之說心若有所志而不敢決事若有所爲而牽制者生焉則一旦取夫上天性我之理凝之在躬往聖宏大之猷行之於所事外有所沮而情難自信非隱忍以制情欲意見之妥而勉強以求吾性之安則已蔽之明不能啓而往古之法若繁重而難遵商書說命之篇不云乎道之行也能拂人之情而救蔽起衰非此不勝有如藥之不瞑眩也厥疾不瘳也破庸人之論以求天德王道合一之功固有駭心驚目而疑勤苦難成矣此難者難而易者亦未嘗不難也世子無疑而爲之必力吾言無以加矣孟

子之學大矣而要言則盡於此帝王之盛德大業皆見爲性中所必發之理故
功施天下而不匱而處時勢艱難以求自盡者亦惟率吾性以行而可以無憂
始之無疑而終之以不畏則邪說詖行不足以亂之以文公爲可與言而告之
詳而非但爲文公言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怠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喪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
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齋讀如香今作齊省飭居延切正文
作鬻粥本作鬻武悲切今省讀如祝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
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

與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紆縻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政作當

曰然之然當作噉他本作佗歐昌說切
草本作艸今作草誤草乃阜之本字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說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東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旣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亾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說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說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訓義性之善也具於一心而其發之至者莫大於孝盡性者必以此爲本孝者不容己之心自形於不可越之禮而其事莫大於喪先王之喪禮皆人子必盡之性而因以盡之既因乎吾性之本然則盡之也斷之自一心而已定而古道無不可復於久廢之後人心無不可感於牴亾之餘此亦足以見心理之同然而但在有爲者之自勉而已滕文公見孟子之後於性有感焉於道有志焉未幾而定公薨世子哀戚之中念其誠之不能達也而謂其傳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善固吾性之所有而堯舜孝弟之道夫人而可爲吾心終不忌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性之不容己者莫此爲至固必有道焉以行典禮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庶幾不負疚於心而人之所以爲人尙不昧矣於是然友之鄒述其言以問於孟子孟子曰哀慕者人子送死之心而求以致其哀

慕者必有道而後勿之有悔詳問以慎終不亦善乎雖然因人子之心而盡之道在是矣自盡矣其唯禮乎曾子曰人孰不有愛親之心而先王曲體而制之爲禮禮本心生而心因禮盡生事焉死葬焉祭焉但一循乎禮而心之委曲可以直致孝在是矣夫喪因位而殊隨分而自致諸侯之禮有別於士庶者其委曲詳盡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天下之通喪而知弗能越矣三年之喪以終身之喪盡之於二十有七月之中服食在躬而不忍安必矣其服齊疏也其食飭粥也天子尊而生我者一父母也庶人賤而亦父母之子也無不達也前王有制不可益也後王有裁不可損也三代異制而父母一也共之也此禮之大者嗣君行之而已矣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子於父臣於君皆此禮也可謂勉於有爲而亦因性之安耳乃習俗移人於苟且之中而父兄百官之異議生焉皆不欲曰周之同姓以魯爲大宗均用其禮而魯之莫行久矣吾先君亦相沿而莫行至於子之身而反之則蔑先君而求異於宗國不可且志有言曰喪祭從先祖後莫能損益焉意曰吾有所受之則得失不在我而尙何求焉嗚呼

彼父兄百官豈其無人之性哉而習之錮之也深則其性隱視堯舜孝弟之道爲人絕不可及之事而相率以苟安爲說耳邪說之戕人性非夫有爲者無能決此藥之所以必於瞑眩也乃世子知自反而責之己謂然友曰人皆有不容己之性而非學則無以大明其理而必行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則今之曲達吾心以感流俗之心固無術矣故父兄百官之迷不可啟而不我足也子其爲我問孟子何以自盡而導人以交盡乎然有復之鄒問孟子其一意以有爲而不憚勤煩也如是孟子曰夫習之侈人而性失誠有如父兄百官者而抑豈追求之於牝喪之餘哉求之彼則是他求矣人子有親而自喪之初不可他求也夫世子亦始終自盡而已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哀之至不及事也歎粥哀之至不甘味也面深墨哀之至不卹毀也於是而卽位而哭則百官有司就次而哭者莫敢不哀豈有所憚而然與人皆有性性皆有尊尊親親之實臣子一也而子爲昊天罔極之恩則宜先之能盡其哀非以先人而人自動於其先之者也夫無人無性無性不善性之善必發于情故一觸而卽通同此性卽

同此情上有好而始於孤行者終於衆著不必有鼓舞流行而甚焉者矣故君子之德猶風也動於無而及遠也小人之德猶艸也無固情而亦無逆勢也艸上之風必偃矣風非以動艸而艸自隨風豈憂艸之不順而他求之哉故羣言狂興而天性之恩世子之獨也亦力行之而已彼爲短喪之說者其能終亢我乎然友反命世子曰孟子之言至矣吾有親而吾喪之豈問彼哉於是未葬之五月居於倚廬言不及他而未有命戒百官族人至此而憬然悟矣孰能居嗣君之位而忘其國以專致哀者熟思而信服之曰是可謂曰知禮矣及至葬四方之會葬者來觀焉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無不說服之曰此誠不愧爲人子而可以爲人君者也夫始之以父兄百官而浮言胥扇終之以四方弔者而中心誠服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昭然不昧而特未勉力以自盡則習之逸人似不可拔乃一念之誠足以回久蔽之人心豈非人同此性性同此善之明徵哉人皆可以爲堯舜自孝弟推之而萬善通世子詎不可以學若舜而師文滕詎不可以爲善國乎而孟子之道難行審矣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竝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

父母也

樂音洛校當作諒盼胡計切讀如
係雅字不典宜从厚作穉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壘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穉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蒸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

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私當作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賸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私當作人然當作嚙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

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宐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攷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

世亞聖之才矣

訓義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井田學校二者其大端周衰道廢稅畝與阡陌開地力盡而井田壞大學之教不行師儒之傳各異異端之說爭鳴而學校壞於是而民無恆產亦無恆心孟子所欲行王道於天下者但以此爲汲汲顧二者有相因之理焉則井田行而後學校可設有詳略之殊焉則以學校者千古不易之經而井田有因時損益之道有因地制宜之用者古者宐悉而潤澤尤宐詳也此二者王者以治天下諸侯以治其國一而已矣滕文公問爲國孟子不以其弱小不可行而告之曰人君有一國而爲之所以經理人民修明政法者皆非緩圖也而國以民爲本有民而後國可爲民以農爲先有農事而後民可用顧人君恆於此有因仍苟且之思責賦於民而不早計其所自出則民之惰者散勤者怨而國不可爲矣經畫勤於一時而大法可垂於永久此其爲者必先立之規不可緩也豳風承王業之詩也而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有茅矣有綯矣可以乘屋矣則及此方冬農隙之時亟升屋而葺之勿待春也歲之更

始播百穀之事方興不暇及此矣民之無念不在農無事不爲農計先王悉體之如此而民情不可大見乎 民之情民之道也夫人君欲靖其國必曰敦親睦之行而後上不愧君師之責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安分循理無離散之情必有恆心固己而民之愚賤非有士君子之操也有恆產則俛仰之計足而黠者不可取盈樸者不憂不足則仰事俛育之下自不見異而遷無恆產而身不安者心不固一念之天良偶動而飢寒爭奪之心又起而閒之無恆心矣夫心者一動而不可復靜者也苟以謀利自全之念閒其心而使無恆則放僻邪侈何不可爲而陷乎罪矣及是而刑不容貸則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欲求民心而使之有恆必先取民產而定其恆制以爲上卽勤民之事亦安能有一粟之益施及下哉以民養士而卽民以養民其盡吾心以爲之成法者亦本吾自持之心而已欲吾臣之上體國下卹民而唯自盡其不敢尊驕之志欲吾民之樂奉上而自相睦唯自盡其不敢侈靡之心唯其恭也故體羣臣者皆有以致其厚唯其儉也故定民賦者必有以酌其中由此言之損上

益下非有損也節其驕泰之情勿益而已矣而世主之失疾入於不仁者唯求盈不已以謀富國雖欲恭儉也能乎陽虎曰爲富不仁矣富之妨仁明君之所必懲富國之非也又曰爲仁不富矣仁之妨富暴君所以必踰取民之制也然則取民之制君欲爲國安可不急定其規而緩之也哉 夫三王之政皆可師也而有異焉者則在我備攷而斟酌之其同者所必同而其異者則在乎擇善而從之也夏后氏取民之制曰貢以爲田者民所自闢之田以其所獲酌貢之於上民知效忠而因以各得勤其業五十畝而定一夫一夫而輸五畝之貢焉殷人取民之制曰助於私田之中立一區以爲公田而民助耕焉七十畝而一夫一夫而助七畝之耕焉周人取民之制曰徹立公田之名而與私田無殊也特計畝而均分之百畝而一夫八夫而通耕九百畝之田焉以制之不同如此而有同焉者其實也以粟貢而粟亦其力之所獲也以力助徹而力卽其得粟者也而五十畝之貢唯五畝之獲七十畝百畝之助徹各輸其七畝十畝之力則是皆於什之中而取一也上得一而聚之也多不憂用也下得九而僅獲

其九但給養也此百王不易之法所必遵者也乃若其異則殷周改夏之法各有精意存焉周之徹也而以八家之力通公私之田通則下不怠而上不督計畝均分情相聯而利亦相均也殷之助也以爲下藉上以治而上藉下以養則民亦借其有餘之力而上有使民如借之心下無喪而上無求交相益也夫徹雖異於助而小變而不失其大公之理故二王改夏之政意良深焉而由今酌三代之異以用之無敝則龍子之言尙矣龍子曰三王取民之制皆以無過求於民爲道而粟之所自出唯地是視則因地以立制而可行之永久者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焉未有助法以前行貢可也既有助而欲改之以行貢其害可勝言哉且勿言後代之可踰制而求也且勿言有司之操法以督也且勿言出納浮耗之濫也卽就貢法之始制而言之歲之豐凶不齊民易以欺而吏易以罔於是較歲數豐凶之中而以爲常乃有畫一之規卽此而民之病深以樂歲粒米狼戾愚民能積之待凶年之貢乎不能也因多而多之民猶未常不多而不爲虐也凶年之僅有供來歲治田之糧種而不足而必取盈於中歲之數

於斯時也奉上之外無餘粒矣則以思其疾苦之情而我爲民之父母使民盼
盼然交怨於下曰將吾之終歲勤動者不得養其父母曾不足以取盈又稱貸
於富室以益之已貸不可再貸則目前之生計已絕歲之小豐而輸息以酬貸
則將來之匱乏日深老穉轉乎溝壑皆取盈者使之也民之怨也如此則惡在
其爲父母乎能守先王之成憲而取其中其害且如此況其後之敝乘之而生
者乎以龍子之言思之則助以救貢之敝而徹但思助而小通之此擇乎三代
之善而用其異者取民之制莫有善焉者也子欲及今而行之非遺制亾存而
先代之典非一王之守也耕者授田而助力其產恆也仕者受田而食祿其產
亦恆也士大夫且有其世守而小民不可無先疇則世祿之禮下助法之取民
其道一也乃世祿賒自建國以來七百餘歲未之改也通其意而取民之制不
可推行乎助者分私田與公田而爲一也徹者疑乎合一井而無公私之分也
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則在天之澤且欲先公而後私在己之力
必其急公而次及私審矣公田之名唯助有也公田之實唯助別於私也乃周

詩而有公田之名則周之徹無大異乎殷之助井疆不亂而法制合符得其理
而用先代者卽以昭是守又何疑乎故決於行助事易而法無敝更何疑乎
由是而興起其恆心以施教者可舉矣教以教士也而不能盡民而教之也而
先王知道之明與不明存乎效而民之仁與不仁因乎士士既有世祿而可以
謀道不謀食者爲斯民修大同之化民抑無虐取而樂戴其上者望君子爲風
尙之歸而教不待強而但在修明之耳於鄉則設庠序校焉於國則設學焉侯
以明之撻以記之詩書禮樂以肄之升賢造士以獎之教之法具焉夫大學則
大全之教兼衆善而務其成其在鄉學則各有所先以示其適從之方焉庠者
以養老爲主示民孝也校者以比德比藝爲經勸民行也序者以觀德興能爲
義示民禮也夏當司徒始命之後民初知學故尊師重道以端所嚮而其學曰
校殷以武功定天下而納之於禮樂之中故其學曰序周以仁厚篤世德而迪
民愛敬之忱故其學曰庠至於學則貢士興焉胄子肄焉天子諸侯親焉教必
備而道必隆三代無異道斯無異制矣乃揆其立教之大指則以禮讓養其和

平之氣而以道義研其心理之微無非以興起夫尊親序別之心而順成其孩提稍長之能明此人倫而已有以明之而人倫明矣上之爲君子者行無非天性民彝之則也則下之爲小民者雖知有未盡行之未逮而寬然有餘於富庶之中油然自銷其疑貳爭競之氣互相親也則亦樂觀其上也於是而爲國之大經無不舉矣在子之爲之而已使子而能是焉勿曰一國之政不可通於天下使當世而有王者起焉欲折衷先代而行教養之大法必於子乎取之是爲王者師也而子之德已覆及於天下後世而有餘且不但此也使當世而無王者起焉而子獨行之周之先代不猶是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以什一世祿之法壽考作人之化興周而勗大業之謂也子力行之何遽不如文王當積衰之後而大猷興焉子之國亦自此新矣君子勗業垂統以聽天命又豈可量哉勿以國小而古道已湮爲不可爲也請自民事始 文公毅然以爲必行使畢戰司其事而使奉教於孟子以行其志決矣孟子乃以勉畢戰曰子之君將行仁政甚盛心也選擇而使子望子深矣子勿以私而害公勿牽於俗

議而大典必躬履畝而計之覈實而盡力焉勤治之而不爲苟且之計勉之哉夫仁政之廢經界廢也請詳經界之說自一畝而計之畝有滕埒以至於畝自畝而積之畝之上有徑有遂畝之外有溝有洫以通道路以防旱澇大小有經縱橫有法所謂經界也自一井而推之至於一同田愈廣則經界愈闊而經界之中乃爲田之實數而凡公私多寡皆以此爲準而無餘若毀其經界以爲是亦可耕之土而廢之則額田有限而新增之數倍之而有餘私田無所益也名爲九得其八而實不足井地不均矣經界皆公所有也名爲什得其一而且不止於倍穀祿不平矣是故暴君以爲富國之術汙更以資竊祿之厚必且曰此先王之贅設而輕慢之爲不足存也於是而墾之爲田以擅其利則今日者勿惜已耕之土勿貪穀祿之盈培其阡陌復其溝洫而經界正矣則畫然於經界之中者此爲百姓口分之田此爲國家祿入之田可坐而定矣經界正則仁政行有常經焉而抑不無變通之法所以然者以下之奉上上之恤下禮下取民之道不可不盡也 今滕壤地雖褊小乎而將必有爲君子者焉將必有爲野

人者焉君子之待禮於上於制祿定之矣野人之聽制於上於分田定之矣皆子之君所必治而子所必宜爲深長思也使無以厚君子則君子不宣力於廷而野人何治焉使無以寬野人則野人不懷恩於下而君子誰養焉 故通其意於助法之中而推恩禮於經制之內者則野必助也九而一因其地之廣闊而經界可正者也國中可使自賦也什而一因其地之狹隘而經界不備且餘一以寬之也田以此分而士之無田而有祿亦於此授焉乃所以盡禮下之道於世祿之外者則卿以下食祿少而別予圭田以奉祀事其制五十畝一井之之公出可給二君子而禮加矣所以寬取民之制於公田之外者則家有餘夫百畝不足而授以二十五畝四餘夫而成百畝乃以助一夫之力而取之愈薄矣如是則君子野人各得其所而分田制祿之法乃以通成法而盡善焉 若夫爲國之道教養竝行小民之親須待教成之後而有可先寓其意於助法之中者卽此定經界之際而不容不申之戒焉其法曰死徙無出鄉墳墓所在居止所安出鄉者有禁而所謂鄉者非六鄉之鄉卽以此同井爲鄉也夫人唯以

可謂可去之身則挾可離可合之心不相恤而且以相讎者亦難保其不然而勢所必至也以同井爲鄉而死徙在是出入其得不相友乎乍乖焉而終不容不比也守望而得不相助乎保人者卽以保己也疾病得不相扶持乎情相關而禮亦相報也如是則雖有怨而不得不忘雖有爭而不得不釋百姓親睦自此好矣則仁政之以周悉乎上下者而善治其心力庶幾盡矣而吾爲子言井田之法則一成不易而無難定者爲方一里而中之實積亦一里也則爲一井推此而十里之百井五十里之二千五百井可知也一井之田經界而內實耕者九百畝積實之中爲步者九萬步則爲畝者九百無不均也於其中爲公田焉八家皆私百畝環於其外而同致其力以耕公田明以下養上之義則八家之趨公田也無遠近之不齊而寓居中制外之意其耕也必待公田之耕事畢而後敢治其私田之事無勤惰之不均而昭率土從君之分則尊卑之義亦在焉旣所以別野人於君子而示之等卽以別野人於野人而視公田之形埒以爲其界畫也此井田之制可數言決者也 凡此者以體國而養君子經野而

治野人上以制國用而秩世祿下以用民力而養民財大略在此矣若夫民有
固有之田無待於予而亦不可奪地有不齊之形不能方而但覈其實合乎人
情之安而曲成先王之意則在吾體恭儉之實心而子盡經畫之妙用非吾之
所能詳及也矣蓋滕國雖小而當時壞法虐民之政猶未嘗深中富彊之習則
井田之復亦易而文公之爲君庶幾恭儉則學校之興亦有其基故孟子之說
得小試焉而王政之易行於此可徵若齊梁之君則固未可深言也一申制產
之說而不能及其詳奚望道之行哉 不可緩非勸農也定賦法也茅以蓋屋
綯以縛屋綯須芒作茅不可搓索說約一串說非以此亟字對上緩字不通不
可緩只是行井田要緊 二無字必如此解不然天下豈有無野人之理全不
成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
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捆苦
本切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麀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拊扣琢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爲聖人氓

相本作相从耒後人之譌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說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

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甑饔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粟本从肉作西俗語素本作釜釜本作甑

从父俗文見集
音然當作噉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饔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羹本
作饔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陶當作銅瓦器也
陶再成工也地名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斯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

也

皋高作皐譌也
本从白从本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

爲天下得人難

與當
作与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有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

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湯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

貢當作識

游當作游
陽當作陽
當作陽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
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
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
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髣髴也或曰
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僧部甘切寫从卞俗誤冢本從羽別作塚非髣本作防寫作仿者非從髣猶可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讀如決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又也按今此詩爲

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

若賈當作價
下並兩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井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

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蓋寫作粥音謬粥
乃鬻字之省而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僞者也惡能治國家蓰所
綺切

巨當作鉅
惡讀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百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

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賈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賈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

欺耳

訓義聖道裂而異端興有農家者流出焉其大旨有二曰勤曰樸以爲勤則不厲人而樸則人無欺其爲言也至爲卑陋旣不如楊墨之詭異而似乎切近人情不同權謀之夸詐似不足以爲人心世道之大蠹乃充其說則上下之分可夷君師之道可廢禮樂文章可以不興而一驅天下賢智之心思盡之於謀食之中以皇皇於求利此其爲道去禽獸不遠而戎狄之所尙者也後世之爲士君子者舍其遠大而以喻利之心忘乎義者暗中其術而不知故辨之不容不詳距之不容不嚴不可以其鄙而置之也 神農之世遠矣文字未興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故學聖人者勿焉稱蓋其時天下未平之時也茹毛飲血而始有粒食飽則棄餘而始有市易亦別人於禽獸別中國於戎狄之始事能開物而成務則已成乎其爲大人矣而天下旣平之後欲廢人道違物情而反之於勤與樸此其害不可勝言乃爲農家之言者則稱之楚本蠻夷之國王化之所不及人習於樸陋許行欲以其俗而易天下聞滕文公復井田之法以爲是可誘也乃之滕而往造乎君門無禮甚矣其言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

而爲氓文公亦以爲慕義之編氓而已矣與之處焉其說未能昌也則見其所
偕來之徒凡數十人皆衣褐或裋屨或織席以爲食異矣然非能異矣天下之
衣褐而裋屨織席者豈少若而人哉野人之爲此求食於天地之間者皆可置
之不論不議者也而行若以之爲異其徒亦若自矜其異南蠻之人不知天壤
之大古今之遙帝王聖賢之用心而求異於衣裳治物之君子曾足以爲異乎
故滕之人亦無異之者不謂有南方儒者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亦負耒耜
繼行而至誠爲陳良之徒則負耒耜何爲者誠爲負耒耜之人何地不可耕而
必之滕良之教豈若是邪斯足異也其言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
爲聖人氓聖人之爲聖人者天經地義之所繫而井田以安野人爲王道之始
基但聞此一端而卽許爲聖人相之中無所見而爲耳食之人可以誘而之邪
其輕妄之性然也且使聖人而誠作矣爲君子之徒者有道則可仕有志則可
學而但以避重斂而息心歸之此其爲趨利之小人又奚辭焉見許行而大說
昧昧者之恆也盡棄其學而學焉其棄之也久矣乃欲以其說而動孟子道許

行之言於君子之前而無憚忌相之惡浮於行矣其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以民事爲心也雖然有所謂道者而未之聞從勢而觀之有君有民從道而觀之孰爲君而孰爲民人之生也同爲天地之生則皆有其力而皆可自食人亦期於一飽而止矣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饕餮而治以其勤率天下之勤而人無不足以其儉治天下之不儉而道無不同今也行井田而使民助取民力所得之粟充之於倉廩而且受賦幣以藏於府庫民勤耕之已逸享之厲民而自養民何利乎有君而惡得賢此其說蔑尊卑而計利以相爲恩怨旣以滅天理賊人倫而桎梏大人君子天授之聰明於較晴量雨粒米尺布之中爲口腹之瑣圖不知勤勞於烈日疾雨之下以養此血肉之軀與鳥獸同羣也將欲何爲則天下後世身爲君子而皇皇汲汲唯饕餮之爲謀且自詡其無損於物以傲天下皆自此而起而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之至仁尊師重道以立人道之大防皆棄之而不顧此喻義喻利之大閑而人禽夷夏之大辨烏容不誅其心而曲盡其折之之詞哉 孟子乃不惜委曲以求其情而諳之則姑緩其詞以問之曰且

勿問滕君也而先問許子許子之所能爲所可爲者滕君且有不能爲不可爲若許子之不能爲不可爲者而不可以責滕君必矣許子以食爲重而不以食於人爲道則必己種之而後己食之乎夫行之必種而食也其所挾之術在是故勿妨姑縱之也而陳相曰然是可以己之所必必滕君矣孟子曰食猶衣也衣猶食也種則食織則衣一也必織布而後衣之乎乃相欲揜其不能織而以儉陋爲遁詞曰否許子衣褐褐雖粗又豈異於布乎孟子欲盡其一身之必需而問其冠相不能言不冠也而曰冠衣以禦寒而冠何爲者野人之不冠者多矣而行猶然冠也孟子以相之必以儉陋飾其非則就而問之曰奚冠相曰冠素若以素爲無待於人者雖然素又何能不待於人也乃詰之曰勿問其布與褐素與不素也皆有織之者也充自種之情自織可矣而許子自織之與相不能忍也曰否而曲爲之詞曰以其所種之粟易之則猶之乎自織也詰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充其一往之心必自織矣而不織者必有爲亦可以知不自耕者之大有所爲也相於是不能逃其情而對曰害於耕天下之見爲利而害必

存焉豈但此哉害者力之不勝也理之相妨也是可以窮許子之妄矣而孟子以其言厲民也則更就耕與食之中不可廢者而詰之曰衣與冠猶與耕而食合一事也若夫食必爨也耕必以鐵也許子其能將粟而生吞之手裂土而治之乎亦必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相不能謂不然也曰然孟子曰同此一事則自爲而可以無求許子能埏埴而爲釜甑鍊鑄而爲耜鉏乎相曰否亦以所種之粟易之也孟子既就許行之一身辯其徒勤無益而有待於物乃先破其厲民自養之說而後伸吾不能耕不可耕之義故急從而折之曰如許子之言則非己之所親執其勤而食人之食用人之用者皆厲也然則陶冶竭力以爲器而許子無所事於機杼鑪錘之間安然而用之許子竭力以種粟而陶冶初未嘗有事於撥風襖雨之下端坐而食之皆相厲也乃許子有粟以易則用之不疑而不謂爲厲陶冶許子自不謂其不賢矣如云粟者生民之本許子所必不可與人而必不可取於人當自竭力於耕以勿忝於神農之道則陶冶之厲農夫久矣而許子豈謂其然哉與之者自有樂輸之情相念於恩怨受之者自反其

有功之實終不生其愧慙而謂倉廩府庫之厲民也夫豈知君而無倉廩府庫也則亦陶人之無食而不能爲釜甑冶人之無食而不能爲鐵也財之所聚用之所給還以養百官行典禮修守禦而使耕者安其耕也何厲之有哉甚矣許子之愚也戴天履地而忘其安厚也抑非但不厲而已也爲於此者廢於彼是害之因於不暇兩全者也有爲之也小而害之也大是害之因於不可而成者也而許子不計及此而昧昧然欲君之竝耕也則唯以爲君有徵斂之令則上煩民有助耕之役則下煩與其煩於人也寧煩於己與其煩於心也寧煩於事暨蹙於經營措畫之難而憚之耳許子何不學陶冶則有所需焉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無求於人而不與爭多寡於取與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褐也素也釜甑也鐵也思其不足而補之於其未得而求之何許子以煩爲道而此不卹乎相曰許子非不欲去煩而就安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爲則廢耕耕則廢爲且耕且爲則兩俱不成故各司其事而不容憚也嗚呼相而亦知耕之足以廢百爲乎而況於治天下故孟子急詰之曰然則人君有天下而治之

曾不如百工之有其事而可耕且爲與有如役其心於萑艸刈穫之中終歲皇
皇計其多寡則神氣爲之衰沮夢寐爲之怔營智愈細而念愈私情愈鄙而志
愈困雖有生民利害死生之大交迫於前而雨暘之繫其心稂莠之不釋於懷
者且置之矣可爲乎不可爲乎夫許子勿謂人君之無事而待民之養也均是
人也而天秩之矣有大人焉君師之命寵自上帝父母之戴徧于四海位之隆
者任之重其事大矣有小人焉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以上事公下以恤私分之
卑者責之輕其事小也各有其事則小人盡其事於畎畝而終歲勤勞之恐後
大人受其事於天下而日昃不遑之維艱豈徒大人之異量乎卽農與陶冶均
爲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待用於百工者無一可缺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
營此而又求效於彼是率天下奔走於道路一無所成而徒疲其身而況治天
下者備萬物於己而爲之乎此理勢之不能必也惟其不能也是以不可故曰
或勞心有不可釋之責有不容己之情竭智殫慮而猶恐其見之不遠行之不
至或勞力則力任爲之因而勞之而力之外不知有所謂心也勞心者治人有

四海萬民之情爲四海萬民之主治教政刑唯吾之所爲而不患用之也專行之也決勞力者治於人則以功效功以功聽命而治之權不敢竊義其非矣治於人者食人旣奉之爲君師則必修其報稱納秸獻繭而自守其分之所宜情之所稱治人者食於人則撫而有其土安而享其祿而謀食之計不足以繫其心此自有天下以來上下交綏理事各得之通義也小人而與大人之謀則犯大分大人而尸小人之事則廢天職勞力者以其私心而疑大人之厲己則正大義者所必誅勞心者以其褊心而求免厲於小人尤喻於義者所不屑孰有能踰此者乎此分義之不可者又必然也 夫人君之不能耕不可耕就許子一身而推之有如是者而許子曰古帝之道固然許子生於僻壤未習聞天下之故聖人之爲固宜然者而子固非許子之徒則往古之事亦嘗聞之乎夫大人之不能爲小人之事者固不暇也而吾以唐虞之不暇者徵之神農之世未知其不平者若何而大要氣運初開不平之甚也自神農歷黃帝顓頊以至於堯之時而猶未平焉大人平天下之事在堯矣於時水失其直行之道橫流而

爲洪水氾濫於天下南北同矣一漲一落土皆不墾而艸木暢茂艸木茂而禽獸孳息其中且繁然聚焉艸木禽獸之害於人也艸滿而五穀不登禽獸橫而逼人以處於是人皆巢居穴處而中國可耕可處之地唯有獸蹄鳥迹之相交則人類且將息矣此其可憂者在小人而小人不能知也苟圖存於旦夕而且謂氣數之適然可無與也堯則自念其爲生民所宗主之大人而不能出其危而救其死惻怛之情甚而心勞無已矣乃思所以治之者非盛德化神之至聖不易敷也舉舜而敷治焉而事在舜矣舜以明目達聰之聖而勤問察同善之心於是心盡而治之條理見焉艸木盛鳥獸逼則雖欲治水而艸木翳蔽不能測其高下禽獸縱橫且將傷我徒旅於是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曠然知水之爲水而土之爲土也禽獸無所藏而逃匿矣然後導山者不憂導水者無傷也水可治矣舜乃命禹治水而禹度之以理裁之以心天下高下之勢皆縈回于寸念於是北條之水則疏九河於下流淪濟漯以分泗而使河安流以歸海南條之水則因汝泗之入淮而排其序入之徑因漢之入江而決其相滙之衝

使江漢竝流以不爭於是水降而土平然後中國郊原之地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但司此一治水之事而八年之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身忘勞也家不恤也而暇以身之不富家之不飽得置於念中而耕乎禹之不暇如此則舜可知也堯可知也益亦可知也而稷契之相繼以敷治也可知也中國可耕矣而堯舜之憂猶未已焉上古之耕既未盡夫人用洪水之後人且忘乎土宜舜以爲耕雖小人之事而愚者但能盡其力則用力而無成乃使后稷教之以稼而種之有道教之以穡而穫之有時於是乎人知樹藝五穀而五穀熟矣民人乃得以不虛用其力而食其利矣盡天下而育乎稷之教盡天下而育乎堯舜之心也乃堯舜之憂未釋也以爲人則有人之道矣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若徒耕而飽食也粟可以易布褐而煖衣也可以逸居而無求矣困而生其勤則不憂樸則不勞之心自用其力而自育而不因其天性之固有以勉之於修爲則其去禽獸也不遠乃使契爲司徒以掌邦教而明其教焉所教者人與人爲倫之大經而道法備矣教以父子之必有親也而生事沒寧之必盡

其道教以君臣之必有義也而上令下共之必循其禮教以夫婦之必有別也而辨姓分氏且六禮之必修教以長幼之必有序也而兄友弟恭且飲射之必齒教以朋友之必有信也而入學親師與族黨之必睦於是禮以文之樂以樂之備物采盛文章以達之皆用物力而不嫌於奢損衣食而不憂其匱無一不經營於舜與契之衷而堯猶以爲此人禽之界恐民以勤勤於衣食之故而難勸進於善乃申命司徒曰夫教之事可易言哉人之才質不齊而道之從入不易汝殫汝心而後可哉人有勉行而勞者則必獎勵以勞之有慕道而來者則必引掖以來之其惑於異說而邪者則必距其詖而正之其飾爲僞行而枉者則必懲其曲而直之其未能自彊而卓然異於小人者則必堅其志而輔之其未能推行以見諸行事者則必示以方而翼之日漸月磨而教者不倦以啟其心而得之於己而猶恐其勤始而怠終也則又必從而振起於將成之際使知一念之弛且以毀其全德其所加惠教以俾有成不如是而五倫之事且有疏缺而人之爲道不足以大明於天下而垂爲世教也若此者堯與舜端拱於廟

堂之上享九州之貢盛垂裳之文若見爲厲民以自養而其取天與人相屯享之理民與物相消長之幾生與死相出入之勢人與禽相近遠之理施之有序爲之必周其咨嗟警惕而不違也如是而食之何以得飽八口之何以得養一犂一鋤之不容弛一晴一雨之不容忽全以付之小人之自勞而念暇及之乎力何暇而得爲之乎此理勢之不能耕在古聖有如是者卽在今日者天平矣地成矣獸害遠水患息田可耕而人知教似可以無憂而教衰行廢耕戰急而民不適有生爲大人者其所以制其恆產道其恆心正憂勤惕厲而未有艾又安得此暇日以從事於畎畝而驕人曰吾有求於天下而不爲民厲如匹夫之閉戶容身以苟全其性命邪 夫耕旣不暇矣卽化成俗美而暇矣而揆君民之大義則雖暇而固有所不可焉則以堯舜之深見其不可者徵之以小人而令取大人之憂以爲憂則推其一介之節謂天下可以一身一家之理治之則足以亂天下以大人而下取小人之憂以爲憂則盡廢天下之理謂吾力可以與天下萬民相若則必亦且聽天下之亂而亂日生故堯之所憂者不得舜也

側陋以求歷試以授心專於是焉得舜而倦勤以享天下之奉不憂也舜之所
憂者不得禹皋陶也地誰與平教誰與弼心殫於是焉得禹皋陶而鼓瑟以受
九州之貢不憂也夫食爲民天而非耕無食此亦不容不憂者乃農夫自知憂
之自知易之任其作也任其輟也若一繫念於此則取天亶之聰明而桎梏之
於一畎一穗之豐歉區區於婦子之何以養終歲之何以給智爲之錮才爲之
誦而不以擾鄉閭不煩稱貸自命爲有德此其與禽獸之食艸木而息林藪者
幾於無別農夫所以患至而無以禦倫蔑而無與親爲禽獸之吞噬而與艸木
同腐者也而爲大人者其可與之爲類乎夫事有大小而德必稱德有大小而
難易別焉君天下之道仁而已矣仁者爲之難者也且勿言竝耕之無以益於
人也即使有財而分以與人見恩而已謂之惠而已惠者有窮之施也且勿言
竝耕之無以納民於善也即使以善而教於人盡己而已謂之忠而已忠者自
盡之道也惟爲天下得人則我之所欲仁天下者於其人而施之必盡天下之
望仁於我者有其人而相長以無窮則裁成之輔相之民之生以遂而不待於

分民之德以正而不勞吾教其舍己以從善授天位而不疑純乎至公而無私而利澤已周乎天下矣故世或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能忘天下而不有難矣而非難也聖人以天下爲己責而無利焉釋其責而不謀其利易也若夫爲天下得人而擇之不精而用之非人用之不決而有人不得非虛己以諮詢則元德之升無術非懲惡以竄殛則巧言之隙且生其欽天工而體人情者一念不周而不得而豈不難乎得之則仁及於天下未得則難載乎一心此其必不可以近小之情參之也明甚而農夫鄙固之焦勞其可稍萌於念慮乎故孔子之稱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任其大而不以近小自封之謂也唯天爲大爲堯則天之運化無爲而功成堯之法天居高而治卑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至仁攝天下於一心而無功效之可見也其稱舜曰君哉舜也宰制天下而正位以臨萬方之謂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功不必立名不必成居天下於一心而無著見之迹也然則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以至仁而爲天下憂得人以治而萬方理無爲也而無不爲特於耕則以爲農夫之事

而養其清虛之體存其廣大之量知不可用而不用耳此道義之不可耕古聖人辨之已明卽在今日者不必有推賢遜位之深心可因帝王之成法而無待於代天理物之舜禹皋陶而爲大人者亦自有尊德樂道任君子以明王道正人心辟邪說而迓風易俗正位凝命之大體以天下之祿養天下之賢者而施仁於天下其不容爭恩怨於升斗之需而役心志於一手一足之烈自有不可廢之大義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可耕邪又不待再計而決也而況乎萬幾在躬之必無暇日也乎 是則農夫之憂小人之事執其說而欲以治天下許子之爲此言也非神農之言也乃用夏變夷之習見利而不見義任情而不任理惟先王之教不及故相習而成僻陋之學此亦不足深誅者天下亦孰與聽之吾所甚惡者子之惑焉而自棄其學耳君子之爲學也將以變其氣習也不幸而生於夷則慕義以從帝王聖賢之教以變夷也如是者吾聞之至於生爲中夏之人身受先王之教而聞蠻之風變而從之則人各有心誰其安之吾未之聞也子嘗事陳良矣陳良亦楚產也知堯舜以來之大統大法詳制於周公而著

明於仲尼說焉北遊而學焉其志專其守定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以匹夫而任天下之大以蠻夷而與帝王之憂斯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亦嘗與聞乎斯道矣師死而遂倍之舍士而農先已謀食而棄謀道之心見異而遷遂至棄義而伸崇利之說則吾不知其何心君子之於學也見之也審信之也篤七十子之事孔子皆此道也何也惟知孔子之道盡人情窮物理處於至大而小者不足以亂之也孔子沒心喪而盧其墓者三年三年之後治任將歸而子貢未卽歸入揖焉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情之篤唯憂道之且喪也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情之有餘唯念道之不可忘也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之言行有似聖人者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雖推崇之太過而以似聖而事則固爲絕學廢墜之憂也彊曾子而曾子曰不可人各有宗而道必有至而夫子之德何如哉譬之練帛者然自其始之灼見乎道之必出於一而無容襍也滌天下萬世人心之污染而蕩除其私殆舉江漢之洪流以濯之也乎自其終之善成夫已明之道而不可易也奉千世百王之顯道

以定立其體殆承秋陽之昭朗以暴之也乎於是而其白也至矣皜皜乎賢者莫能過智者莫能踰而百家衆論之異同奉大正以治之而莫敢不服不可尙矣有若其能企及乎而吾黨其可貶道以徇偶然之似乎曾子之尊孔子也如是非但尊其師也以先王之道集於孔子而治教之統不可亂也夫曾子之於有若也且然今也一南蠻馱舌之人言不能詳而夷風深重乃敢非先王之道而自爲道蔑裂古今之通義徇其一廛百畝之私心子乃倍子之師而從之其視曾子不亦遠乎夫先王之道處萬物之上而俯治之喬木也蠻夷之俗守身家之計而圖與物相安焉幽谷也求友者之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吾聞之也以賢師友而示我以天地民物之情擴吾高明廣大之見道之所尙也若下喬木而入幽谷志趣日以卑識量日以小行焉而必窒豈人之情哉彼南蠻者幸有山澤湖沼之利可耕可食私之以爲利而君民之分無別故僭擬上國而不知中國帝王之尊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害王綱者惑人心魯奉周公之法方且膺之乃子以是學則有王者起非聖無法之誅且加焉變之而

不善孰有大於是哉故曰許子之妄不足誅而子之學之將以起天下趨利棄義之習君子所甚惡也 而陳相猶未悟也乃更以其齊物之說進曰天下之習於欺而喪其樸莫若市矣而許子之道有至簡而可以一天下之趨者若從之則市價不貳矣價不貳而物有定制國中無僞矣價有定百物有恆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此神農始爲市之所以有無相易而太樸不彫也梟而爲布絲而爲帛則凡爲布者皆布凡爲帛者皆帛惟量其長短取足於裁製而已價相若也未治之麻已績之縷繭繭爲絲繭成爲絮凡可紆者皆可紆可縵者皆可縵惟稱其輕重取足於縈之著之而已價相若也五穀異種而皆可食也可食者以多寡爲程量之而已價相若也屨有大小而稱所躡也躡之者以大小爲差辨之而已價相若也縣令自君一成而不易而市可無治市之官法行於民民樂其簡便而駟僮之智不容斯豈不可行者而必曰先王之道乎甚哉相之愚也許行之妄不過欲盡取中國帝王所以興禮樂行愛敬之文物者而蔑之以如其粗獷鄙惡之所安者苟可以衣食而止則物有限而價或可壹

使其然也氣體無所養而人皆駘戾粗惡不能堪而人且天折此不足與深言者而但就其無僞之言以折之曰夫物之不齊而價不壹固人情爲之而非人情爲之也用有貴賤焉制有堅脆焉取其材者有難得易得之分而成其事者有難成易成之別實有之而實不容齊之物之情實所固然也是以名同而實異實同而用異其爲價也或相倍蓰焉一物而有兩物之用也或相什伯焉一物而兼十物百物之功也或相千萬焉千萬物而不敵一物之效也子欲比其類而同之是將舍其千萬以至蔑其倍蓰而天下之用不給者多矣是帝王已治之天下從而亂之也何也僞者競起而不可止也今子曰巨屨小屨以巨小分而不問其精粗乃自爲者而言則欲巨易欲精難自市者而言巨者不可躡小粗者不能勝精一也設使巨小同價則人必舍巨而爲小而天下無巨屨使精粗同價則人必舍精而爲粗而天下皆粗屨矣子且曰粗亦何傷也乃粗之不已必惡則以褐爲布以亂絲絕縷爲紵以萑稗爲穀以躡之不可終日者爲屨而皆可取價以往其僞又可勝道哉承王制大明之日則許子之道幸天下

之不甚僞而褐猶可衣素猶可以冠釜甑猶可爨鐵猶可耕以治一身一家而足農夫之用然推之國家而不能治矣如率天下以從許子則將以艸爲衣冠以破甕爲釜甑以不鍛之鐵爲耒耜公然獲值而衣不可衣冠不可冠炊不熟而耕不入則治農夫者且不給而況國家言之愈亂而爲馱舌之音者至此極矣天下亦孰能從之而推許行之心則惟以樸陋易文物其隱中於人心者以吝爲儉以無禮爲誠以愚罔爲信不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禽獸而不止而但以從其飽食煖衣逸居憚煩一往悍戾之氣故其言不能如楊墨之深而後世之士名爲儒者梏喪其心於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之中乃曰吾無厲於物而不顧一身之養以長子孫以凝福澤則爭訟讎殺於尺土粒粟之間其禍延于千萬世而無救故言雖陋而孟子闢之必詳其有人心世道之隱憂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找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

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

之移當
作遂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治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愛當作恻匍讀如蒲手
行也匍讀北切伏地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

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拒本作距从于俗譌愛當作悉乃作姑誤卒宜作聲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本作蛄讀如泚嘍楚快切泚千禮切睨研計切藁力追切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蛄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嘍攢共食之也藁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

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爲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土籠也槨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理本
作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憮讀
如武

憮然茫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間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訓義墨者之教託於仁而以賊仁賊仁者賊人之本也其言以爲天者人之大本也人皆生於天而託父母以成形父母爲形之本而天爲神之本自天而言之則我與萬物同本而生而愛不得不兼神受於天而貴形受於父母而賤故棄親而薄葬其說亦若近乎理而可以惑天下乃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但反之心而以天爲大本則自寥廓而不相及而當父母不可忍之痛自怵然含哀而不容己此豈非吾所從來之不可昧者乎蓋乾者父道而父卽吾乾坤者母

道而母卽吾坤吾所親承以有生者父母也此不待思慮而自不昧者也若推而之於寥廓不相及之天則言之亦有其理而心不能生故雖墨者之徒未嘗有不發見之心而君子欲引而喻之於道則乘此以動之可使歸也有夷子者學於墨子而求見孟子因徐辟而請焉孟子知其有悔悟之心而恐其習之已深而未易覺也乃辭之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未可見也病愈我且往見焉夷子不必來也其氣和其辭悉示以君子容物之廣而不絕其來見之路乃鄭重以不欲亟與異端競是非以褻吾道則夷子雖有可與言之機而未可卽與言也他日夷之又因徐辟以求見則其不安自絕於道之心切矣孟子曰向者未可見而今可見矣雖然見而順乎夷子之言則廢道若遽與夷子爭辯於得失之理則吾不欲以君子之道與墨者競久矣此吾所以不易與夷子見也今旣可見矣若不先以直伸吾道之正而摘夷子之非則且無以顯道之至是而夷子何利於見我我請直言而因子先詰之吾聞夷子墨者也則學墨子之學守墨之道而心亦純乎墨之心也墨者之治喪以薄爲道非吝於喪也其以爲道

所不得而重故輕之道所不得而私故忘之夫夷子學其所學而且欲以易天下奪天下之心而伸己之是必躬行之而後使人見其可貴豈謂薄葬之非是而不足貴乎然則夷子之於親雖無所事於加貴而亦何至待之以所賤乃聞其葬親也厚也則豈以所賤事親乎夷子反求之心而何以然邪蓋異端之徒惑於師說據爲理之必然而固非其心之本然心不容已於動而與其所據之理不合於是而爲兩全之說以彌逢之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而道之必歸於一故徐子以告夷子而夷子爲儒墨竝行之說以自解曰篤於親而厚於葬儒者之道也而吾以爲儒初不廢墨大公之理而墨自可有儒用愛之序則吾用儒而何傷於墨學墨而亦豈異於儒乎儒者謂古之人保民如保赤子如以爲親疏之別不可齊也則民與赤子其不得以一保之心通之矣而此言何謂哉其必有見於大同之理也明甚是儒之無異於墨也而自之言之則同此一宜愛之理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何差等之分特近者易感而遠者難格則施由親始亦自然之序也此墨之初不異於儒者也故之之治喪兩行而道通于

一夫子其能不許我乎夫夷之者惟其有不容已之心故不得已而出於兩存之說而屈儒以就墨則習亂之也而非其本然故徐子已告而孟子因其有悟之機而告之曰夫夷子之釋書也信以爲保民之道無異于赤子保民之心亦與保赤子同也則有兄之子於此而親之將如隣之赤子乎以親兄之子而親隣子可謂愛矣以隣子親兄子而天性之愛不傷乎當隣子之在吾前而必無異于兄子之心當兄子之在吾前而心亦不爲之動如隣子乎古之人無此心而夷子亦恐不能必其心之如此也審矣若周書之言則非此之謂也以文王之慎罰言之謂殷民爲紂之所汚染叛人之所脅從陷於惡而不知如赤子之匍匐將入井而非其罪故告康叔以矜其愚而寬之赤子者無知之謂豈以齊親疏于一等而果忽然視其赤子如悠悠之人哉儒之不可屈附于墨也而柰何其欲兩存之若夷子愛無差等之說吾知其蔽之所自生矣亦嘗思天之生物矣不可謂物之不生於天也而終不可謂天之無端而生一物也物有本而後生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以其無思無爲之道全付畀於其所自生者而

生之故使親之生我者天也物各含一資始資生之理以行大生廣生之化天
卽在父母之中而父母卽吾天其條達暢遂形以成而性以具故氣無殊氣而
心無殊心萬物之生各有其親則各有其天一物之自爲一本也以心以理無
不然者而夷子徇墨者之說以親爲形本以天爲性本親之生我者無異於萬
物之養我而愛不得有差嗚呼性不能離形而生不能忘親而柰何自析一身
而二之哉以此而思夷子之厚葬蓋亦由本而生其心而夷子不自知也請爲
夷子言葬道夫欲薄葬其親薄之而已矣豈徒墨者哉蓋當上世道未明禮未
備人子之心不知所盡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其親死無以處之則舉而委之於
壑未見其不安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一往一來而姑嘖之於斯時也惻
隱之發迫激而成羞惡知此非他人之親而已之親則有如狐狸之食己肉而
蠅蚋之嘖己膚者而不知其泚之出於類焉夫此泚何從而生乎爲薄葬之說
者毀君子之道曰葬之觀美以爲名而邀人之譽也乃此泚而亦爲人乎哉吾
知其中心之不寧而血氣皆失其理則一身之形形色色皆天性之所發而卽

皆與父母相爲關通之幾其達也順而致也於是乃歸反藁裡而掩之而心姑爲安豈不愈於未掩之先乎然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衣衾必備棺槨必重柳髮必飾豈爲人哉亦必自有其心而生其道此心也卽止天生我之心此道也卽父母生我之道由天而親由親而我一脈貫通行乎其不得行發於其不容不發而大禮行焉非其必有者哉然則夷子之厚葬亦中心之達而順行其道當終天之日自知之自不能已之又豈躊躇較量以爲無差等之愛姑自此始哉夷子而常體此心以行其愛道在是矣雖勿見我焉可矣夫卽夷子固有之心而動之未有不動者故徐子以告而夷子憮然爲閒以追維其當時厚葬之情而推其所自生之原則一本之理若將見之乃曰命之矣非以夫子之道命之而卽以之之心命之本不容二而道之必出於一不可以墨亢儒而抑不可屈儒以同於墨之其知所變矣孟子之辨墨也不競之於其道而誅之於其心所以見仁爲人心乃一眞无妄之理而非強擴之而使大則託於仁而賊仁之邪說又何足以立哉

四書訓義卷三十

孟子六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

宜若可為也

宜本从心从一从多省今寫作
本作枉尋从又从王从口从寸从彡聲今省去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

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致將殺之志士不忌在溝壑勇士不忌喪其

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讀去聲
往本作償

田從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

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

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尙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闕當作門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與讀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本作乘彊本作勇或作弱今省去力非實當

作撰辭宜作辨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

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變

奚不能也貫習也

倅本作倅
今俗省論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

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枉本
作枉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

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
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
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
行哉

訓義 古者士之進也鄉大夫賓興而以禮升之乃贄見於君且非自欲仕而請
見若名世之興則必近而造廬以請遠而幣聘以迎尤無自進之道蓋君下士
者重其道也士求君則利其爵祿而已道與利立身之大節而卽當世治亂之
樞機也戰國之士懷利干進踵門而求見孟子非諸侯之聘而迎則不見陳代

習於世俗而疑焉乃欲以諷孟子曰不見諸侯君子之守此斷斷如矣執古道以自高則得矣而功名不及於天下宜若小然以代思之如一自屈而見焉因此以結人君之知遇大則可以王小之猶可以霸勳業著而所學非虛不亦大乎且志之言曰人之求直也期於直而已始之枉尺屈終計之則直尋直者短而伸者長志之言非勸人枉而以善成乎直則暫屈一時之氣而伸千秋之志宜若可爲也而夫子何獨不然孟子曰士有不可踰之大閑有不可奪之正氣士之守也生死不可易而況於當世之功名乎虞人者一官之守昔者齊景公田有司之供其職互也招虞人以旌而虞人不肯曲從乎景公而不至於是將殺之公之暴怒終行而虞人死矣卽將殺未果而虞人且廢置矣孔子稱之曰有志之士必伸其志早已取飢寒貧苦而計之未嘗忘也有勇之士必伸其勇早已取死傷殘折而計之未嘗忘也豈傲倖之不貧不殺而姑試之乎今虞人殺則殺矣廢則終廢矣其殆持其志而勇於義者乎夫虞人一介之氣節而孔子取之如是豈徒以其傲君公而稱之乎蓋以官各有守令各有恆皮冠者其

所招而旌非其所招也然則招非所招而職守不可亂也且如此如君子挾策而干君君未嘗招迫不能待而遽往其不勇於義而喪其志何所爲何所營而辱身賤行遽若此哉道之興喪天也勳名之在當世非於我有加損也而亟於往求凡今之爲此者其心大可見矣 而子曰枉尺而直尋則卽此言而思之而屈己以干時者之情見矣彼之枉尺而直尋此市販小人以薄利誘人而圖大利歸己之言也夫君子唯不思身之陷於利而不屑耳如其以利言乎則但期乎利尺亦利也枉已尋矣而要終以計之直者猶尺也則亦利也利則無不可爲也而反求諸清夜不容自昧之恥其可爲與今之干時主以求伸者諂諛容貌無所不至而一功偶著遂可驕人於白日皆不論尋尺而自謂直者也無所不爲職此之由而子願君子之爲之乎夫士之所以不論直枉而辱身以干澤者以爲當世之君而旣驕矣非屈己以下之則與其志不合而爲其所賤惡故欲順其志而與之比而從之然後能得其心以知我之爲良而我乃獲遂其志夫世主驕傲之習而可比乎可從乎則何不聞王良之事乎昔者趙簡子使

王良御嬖奚以田良之善御素矣逐禽之法豈其不知而終日不獲一禽過在良乎過在奚乎無難辨者而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夫天下之懷道而爲世所疑因爲世所棄者類如此乎或以告王良其亦欲良之貶己以求知乎而良請於簡子復爲之御簡子不欲奚亦不欲彊而後可良愈屈而彼愈驕小人之恆態也雖然良己心笑而得所以自白之術矣於是一朝而獲十禽如此而多獲良非不知而非不能也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合己者爲賢倏而賤者倏而良欲要譽於不相知者又豈難哉簡子曰我欲使掌與汝乘一枉己而遂欲狎用之士無適守以供人之指使亦勢所必然也請王良而良乃決志以自明其不可枉矣曰夫獲不獲之故豈昔之不良而今之良乎御者之馳驅自有範也吾始以奚爲可與同事吾自行吾正焉則終日而不獲一矣爲之詭遇則是以禽而授其轂中一朝而獲十矣詩不云乎不失其馳御者自不可失也舍矢如破射者自盡其射之道也此君子之道而奚不然良所習者爲君子御之正法而不貫與小人乘大夫雖欲寵奚吾其能自喪以殉之乎請辭吾於是

知良之不欲與奚相比干非法之射御者非不能也非欲自高而距物也非不知比之有功也乃其羞惡之心發於不容已雖欲與比而不忍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亦直尋之所獲矣而良終不動心於多獲弗爲也御者且然況君子乎乃以堂堂士君子志其所志學其所學其自處也有道其處天下也有道斯道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無所往而不直行焉乃欲吾之枉之也曰今之諸侯其尊倨也已然非迎其意以從其好則必不相比而無所獲則是取我生平而盡棄之還而問之己心浮雲之富貴何常斯道之興廢有命而此何爲者乎子固曰天下大而一己小霸王之業大而出處之節小而子亦計之過矣君子之所以直於天下者己而已矣全其所不忍而後仁無所詘全其所不爲而後義無所廢正己以率物而後以銷天下之邪詔君子之以上匡君而下挽波流之俗者此道也如其枉也順之於始則不能矯之於終舍吾志以從之則將屈吾學以比之而其謀利嗜殺之驕心亦何以伸吾直而救正之子不見今之枉己者乎終於枉而身名皆利稍欲直而黜戮旋加亦惟是逢其惡以同汚而已矣

未有能直人者而子爲我願之乎使枉己而可直人道重於身而身重於世君子尙弗爲也況枉己而必不能直人以身殉世而以道殉人究且成君之惡而深天下之亂而亦何尋之能直哉子休矣吾之大小非子之所能知也何也謀道與謀利之各有其道不可同日而語已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居當作尻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家女

之女讀如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當作尻
後當作逐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
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侈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

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

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蕩宜
作證

訓義孟子遊於梁而魏人公孫衍顯於魏張儀顯於秦當時謂孟子之於彼道

不同而已矣而孰知孟子之賤之也爲己甚景春者何知而稱衍儀以驕孟子

曰人生於天地間爲丈夫也而有大小焉志無不得於己而天下翕然尊之則

一人凌萬物而加其上豈不大哉而公孫衍張儀其人矣怒懷於心憤世疾俗

而當世且笑其徒爲奮激怒亦小矣二子則其怒也兵由此起則社稷且危諸

侯懼焉安居無侮一策草展而列國之兵爭自若其徒爲素餐居亦小矣二子

則其安也兵由此戢而生民無憂天下息焉喜怒一發而禍福繫乎天下大丈

夫當如是矣孟子曰夫衍與儀其爲術也其爲心也吾知之番矣吾不屑深言

之而子以爲大丈夫則大丈夫之道不可以不辨夫衍與儀而焉得爲大丈夫乎大丈夫者有爲之之志而其爲之也有得爲之道吾爲之而天下無能禁吾之不爲若衍與儀則旣無爲之之心而成乎不得爲之勢久矣今且弗言大而先言丈夫其說在禮矣而子未之學乎禮以別人道陰陽剛柔之辨而正貴賤之別者也故丈夫之尊著於冠而女子之卑定於嫁也丈夫之冠也位於阼醮以醴申之以父命以天道之至剛者獎之而使申於萬物之上故入而見母而母答其拜剛柔之辨明矣惟女子之嫁也而父但與壻爲禮而女則惟母命之以柔道臨之使法柔也往送之門則已授之於所從矣命之曰往之女家家非復其家而所往者其家因人而始有家也曰必敬必戒敬者不敢自尊戒者不敢自擅也曰無違夫子則有志欲行而皆違也凡此皆順道也順者聽乎人而無所主於己非正也而惟女子則以爲正皆妾婦之道矣然而衍儀之道皆此道也探諸侯之志於先欲戰則導之以戰欲講則導之以講詞雖危而皆其意中之所欲爲事雖若逆而早窺其情之所必出不仁不義無禮者時君之所趨

而彼喪其天良昧其廉恥以從之若是者負上天生我之理棄父道尊臨之義曾不足爲丈夫而況於大乎乃若大丈夫之名稱其實者子未之聞也其居則天下之廣居也涵四海萬民於一心使各遂其所仁無不覆也所立則天下之正位定民彝物則之常經而允執其中禮無不協也所行則天下之大道酌進退辭受之攸宜而率禮不越義無不審也得志則仁以息民禮以善俗義以裁物民之生以厚而德以正共由之矣不得志則無欲而靜無妄而莊無思而直獨行之而道終不枉故富貴不能淫焉位高金多不以傲物貧賤不能遂焉槁項黃馘無所愧醜威武不能屈焉生死榮辱無所慄慄如此者天之命我爲丈夫以陽剛至健之理氣役使萬物宰制羣動而我浩然之氣與天相配不使陰幽柔媚之氣乘運數以蕩我而靡之故說萬乘之君藐之而無畏其大也誠然其大矣儀衍何足以語此而子何足以知此哉而且以儀衍之驕人白日者爲不可企及也子亦何嘗返念父當冠之日曾命汝爲妾婦否乎妾婦乘權而奄奚慕之衍儀爲妾婦而子爲奄奚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讀加質但古無質字
無用拳字或通用質字亦未可知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讀如成繅讀如騷皿武永切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二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農作耒耜者俗譌耜本作耜亦今俗譌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妁市弱切讀如杓隙綺載切讀如綵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臣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

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風宜作諷

訓義孟子遊於齊梁而不仕以爲不欲仕也則歷聘何爲以爲欲仕也而究不仕也又何心無惑乎天下之疑之也乃君子所率循者道而已矣內而盡其父子之性外而以盡其君臣之倫反求之心而不昧吾之所學推之天下而以正己爲正物之由皆道也天下無能知道者而何足以知君子之心故周霄以其不曲辯而欲窮孟子乃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天下惡有不仕之君子而何容周霄以爲引古證今而孟子窮矣乃孟子不但言仕也而且迫言之曰君子者奉道而長民行義而盡倫者古無不仕之君子也故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心之見於容者如此出疆必載質以行其見之行事者又如此非徒孔子也公明儀曰古之人或失位出亾三月而君不召則弔之然則豈但耕莘釣渭之道合而不疑哉卽不可行而其必欲仕也且然矣周霄乃故爲反詰之詞曰仕者亦無難得之數也欲仕則仕三月無君亦何遂絕望焉而遽弔之不亦急乎孟子曰君子之仕豈爲己之利賴而出乎於己則以盡君臣之倫者爲其所守而於我立身事親之道則以修存事沒寧者爲致孝之實故諸侯世守而

有國士承家而有位一也失其所守而侯無以爲侯士亦無以爲士矣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籍田之親推昭有土也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六宮之率從昭有家也若國之不寧歲之不登犧牲瘠瘠而不成粢盛鹵莽而不潔衣服故敵而不備則不敢以祭無以率先君之世守而子道虧也惟士也仕而有田祿則特牲之祀行焉如其無田焉雖富而祭不行蓋牲殺者祿入之所象器皿衣服者祿入之所置非載君命之榮以備其物則墮先世之業而抱恫於神明不敢祭也祭旣不行是與居喪者同其欲養不逮之情而不忍安居也而亦不足弔乎士之此身親臨之而君成之若此其重何言急也霄又曰出疆必載質不得於此而冀合於彼情之迫乃至於此何也孟子曰人各有所守卽各有所當爲士之守在仕乃以無負於所學猶農所守在耕乃以無負於所能也立身之道在焉終身之行以之則固不可忘也農夫舍其耒耜則忘乎耕士已出疆而不載質將永絕於人世而又何以爲士乎於是而周霄以爲孟子之自言急於仕也如此可以不仕詰之而弗能辯矣乃曰古之君子如此而今之君子何

獨不然就魏言之晉之故封亦仕國也古之君子仕於晉者不乏也乃吾聞其仕也談笑而致卿相未聞如此其急也自夫子言之如此其急君未嘗吝於爵祿臣未嘗不欲汲引而君子栖遲而處一若進而一若退見爲甚難則何其行與心違而授人以不可測也孟子曰夫天下有欲焉而即可無擇者乎抑問其所欲者將何爲邪今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人道之始終而成其子之身卽以成先人之緒父母之心豈有不汲汲然欲之者哉而必父母之命以尊其事媒妁之言以達其情故欲之不容不急而待之不容不難如其不待也鑽穴隙相窺而因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非不有室家也賤之而不成乎室家也夫古之人其欲仕之心亦如父母之願而已矣乃以仕爲吾身之所守而不可屈志以辱身仕爲先祀之必承而不可辱身以辱父母其進有禮也其所行有仁義也斯則素之所學而利見者仕之道也言可用道可行非爵祿以相縻非虛名以相拘則由斯道而仕焉得所欲而何難之有如非其道也而往求焉窺時君之所好逢之以求容窺權門之可託附之

以相引與鑽穴隙之類又何以別焉心原以道爲心而道一從心以爲道仕不仕之際君子之自審決矣非可一二與世俗言也蓋周霄者鑽穴隙之徒也其詰孟子之難仕怪其不與己而同鑽也而君子悲天憫人之志夫豈其易惻也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要作更者古譌讀平聲

作乘者俗譌讀去聲傳直懣反簞讀如丹食讀如嗣本作飢今俗省譌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
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讀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

皆宜臥下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食功也

墁母官切當作慢占無墁字且不宜从土字食以下食字當作臥然當作燃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
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訓義天下有道聖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政天下無道聖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教

政著於一時而傳於後世者顯而易見教垂於後世而其在當時則隱而難知
乃聖賢之自信也則信以其道而可無疑孟子生衰周之末道不能行而於邪

說橫行之世欲扶王道正人心以爲天下矜式若守硜硜之志退隱於林谷謝諸侯之交際則異端益無所憚而道不足以明故以一介不苟之素心而遊歷列國則門弟子之與偕者後車數十乘其守衛之衆從者數百人而芻糧牽餼取給於諸侯驛傳之供億彭更問曰如此者不已侈泰而踰分乎孟子曰士之處此也惟道而已矣以一己之故而勤天下則天下原非以給己之志欲道所不許也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君子之自持嚴矣以天下之故而還用天下則如舜受堯之天下受其位卽受其責受其責則必受其奉道在必受也故天位之尊九州之貢以匹夫慨然受之而心安理得不以爲泰焉子以區區傳食爲泰則抑將以舜之受天下爲泰乎彭更曰夫舜則不得謂之泰矣舜未受之先四門穆焉百揆序焉旣受之後水土平焉教養修焉見諸行事者如彼故非泰也若士之遊也從容談說而國不蒙其安民不被其澤則不知何者爲道而反求之心有不可者在也孟子曰夫事有不易知者子特未之知耳爲在此而效卽在此效在此而用卽在此則天下之不可用者多矣以百工之事言之如不

通計其工之不可偏廢而事之可相易也則農耕而食食有餘粟女織而衣衣有餘帛求效於尺寸之間不相資待所必然矣子如通之以爲我所不能爲者吾當養也則梓匠輪輿皆見其有造於子而食之必矣乃於此而有人焉此何時也上之政教無紀而下之風俗無倫權謀術數毀成法以殃民邪說設行賊彝倫以滅性而斯人也盡於己而垂之爲教本孩提之愛入則孝焉推稍長之敬出則弟焉以躬修之實破無父無君之妄明其綱紀飭其典禮守先王之道嚴其辨而使無失以待後之學者使百世而下賢智者知所宗而不惑於異端以息人道故不容不延攬天下有志使爲聖人之徒而從行之下資諸侯之養乃子責以目前之小效而曰不可食也則是梓匠輪輿不耕而食何其尊而爲仁義者何其輕也乃彭更猶守其硜硜之識而辯曰食人者覈其事食於人者求其志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故食焉而不怍若君子之志於道也有父而不得不孝有長而不得不弟習先王之道則守之將立教以傳世則待焉豈其型仁講義以求食故而立此志哉則天下食我而我不可受明矣至此而彭

更果不知君子之用心焉故不足與深言而但就其說而破之曰子未嘗食於人則君子之食焉而無忤非子所及也子且爲食人者計之則何容進問其志哉梓匠輪輿之食於子以有宮室車器之功也則有功於子而子食之然則有功於天下而天下食之非過也則君子之受之非泰也而何慙乎且就子之言而還以詰子子之食人也必顧其所安而與之非妄受之非誣將以其志在求食而食之乎則以硜硜之志量君子而可也抑將以有功於子而食之乎則以不急見之小功誣君子以無事不可也而子何居焉彭更於是而窮矣乃護其前說而強爲之詞曰食志此其說不足與辯者而不奪其妄則小人以一曲之志深求君子於隱微而毀君師之大義將自此而昌乃詰之曰有匠者於此使之用瓦則毀瓦使之爲椽則畫椽然而猶爲匠也志在求食也子且不問其功而但如其志以食之乎彭更乃窮而不容不答曰否而其遁辭不足以立矣乃折之曰夫然則子之所食者非必覈其志也亦實以報其功也志隱而不可知則小人之志易知而且略之君子之志甚深而烏從測焉功亦有時而不易見

則以尺寸責當時之效可施於工匠而以千秋待聖賢之補救又奚容輕議乎
君子哉食之者適如其情之所必將則食者不疚於其理之所應得此道也非
子之所知久矣蓋君子之功卽存乎君子之志故道之行也必資於位而舜之
不辭天下志卽在焉道不行矣而必明之則抑不能不資於天下之信從而傳
食之卽以爲功於天下志亦寓焉師道不立而大倫敦乃至有以毀瓦畫墁之
腐儒挾求食之志哀而養之而樂其易與人心風俗之壞不亦可哀也夫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讀
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
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
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盛音成饋食酒食皆
當作餉與饋平聲餉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芸當作紘音譌也羽文切芸王分切藥神柴樹名音義皆別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附當作拊食當作飮

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篋同玄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我謂所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光本
作允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尙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訓義 王政以得民爲本其豫施恩惠之仁者旣積累而動天下之心及其時至

事起而興弔民伐罪之師尤必使無私之情大白於天下而節制之兵民食安全之福而無擾則地方百里而屈天下之彊大宋王偃仁義不施而急吞滕辭幸勝齊楚遂有吞併天下之圖而曰我行王政萬章惑焉乃問於孟子曰嘗聞王者之興國無論大小而大功可成乃今言之彊弱之勢亦未易言矣宋小國也而今發憤有統一天下之志將行王者之政以問罪於諸侯齊楚惡其成而交伐之不知古之王者以一國治天下術將何出不然安能不爲之惴惴也孟子曰子何輕言王政而所憂在國小而鄰彊乎則爲子言商周之王政而宋果能行否邪其在湯也滅葛之舉人以爲滅葛而王業興亦孰知未征葛之先何如也湯居亳與葛爲鄰豈曰實逼處此而務剪除之乎葛伯放縱無道而大惡之著者廢其宗廟社稷之祀是可興問罪之師矣乃湯則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似矜其必有所爲而非慢神也葛伯答曰無以供犧牲也奄有一國而犧牲不足乎其欺易見也而湯猶諒之遺之牛羊或者其有疾蠶之災乎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則且笑湯之愚而幸其利罪愈不容道矣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

祀若重閔其必有所爲而非怙惡者則對曰無以供粢盛也撫有臣民而粢盛無能給乎一欺已露而又再爲欺也而湯猶諒之使亳衆往爲之耕亳民體湯之仁而卹鄰國其厚也如此且無煩其食也而老弱饋食葛伯旣以湯爲甚愚而又忌其相形也乃率其民要之於道凡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其死於道路者不一而未露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有戒心焉而同行者伺之則葛民殺之而歸其黍肉於君於是亳衆始憤怒而歸以告於湯則葛伯以不仁而忌人行仁之心不容掩矣故仲虺述興師之由而曰葛伯仇餉以其以怨報德而禍及無辜之罪皆其心之慘毒使然此殺童子之謂也於是衆怒甚矣湯不容已矣乃以是而征之曲直較著於人心而湯之志昭見於海內皆曰非利人之國而并之以冀自此有天下而自富也爲匹夫匹婦父子之至性讎不得不復而興師也然則未征之前苟可以綏之而使存必盡其以大矜小之情而無私利之心大白於天下然後師可舉也非窺弱小之鄰邦而利其可并以求富此大義之所存王政之所行者如此若其自此而征也無非義也而抑有至仁

以全民於受兵之日故其始征自葛藪而德意已宣布矣自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非無疆大而民不敵則君自不能敵矣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則不但已征者說而未征者且怨矣及師之將至也則望其來而惟恐其中止若大旱之望雨焉及其師之已至也入國而不擾其廛歸市者弗止行路而不驚其農耘者不變誅其衆叛親離之君而弔其死傷貧困之民昔之望者果有以慰其望如時雨降民大說而已歸者戴之未歸者懷之誰與敵哉故書曰徯我后望之切也後來其無罰信其罰有罪而已無傷也早稱之曰我后雖有疆大民已非其民矣其以至仁撫之於興師之後而王政之必行者又如此其在武王也伐商之舉人知其遏劉克敵之功而王業成亦孰知師何爲而興其兵之所至又何如也天命集矣民心坳矣有助紂爲虐而不爲臣者飛廉惡來之屬而已於是而東征焉非徒討罪人實以此不爲臣者逆天虐民而士女之不可以旦夕安也將以綏之也於是而士女之心無不說也匪厥玄黃以禮相迎焉而相謂曰民不可一日而無君去獨夫而繼以周王庶其

見太平之休息而有樂利之美焉則惟決計以臣增大邑周已矣故其士樂於
得主而事也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將帥其民樂於得主而安也簞食壺漿以迎
其師徒其素有以信武王之深仁厚澤足以奠庸敏之士而安新增之民也如
此待其至殷之日則除紂之苛政發紂之積粟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而霑其潤
澤與以清宴而取殘民之黨快人心以行天討而已其施至仁於克殷之後者
又如此故泰誓曰我武維揚師出有名而衆志奮也侵于之疆以有不爲臣者
之負固不得而不侵也則取於殘自白其伐商之旅爲殘民者不容不取而非
利天下也殺伐用張則雖用武而不傷其仁也于湯有光天命之久集愈足以
昭對於天下也此志在取殘事止取殘之明徵矣此則王政之行已驗於商周
者如是而以此思宋行之乎抑不行之乎其愛養斯民於國中而仁聲廣播者
無聞也其矜宥愚昧之弱小而大公無私者無聞也其賑卹凋殘於新增而師
徒不擾者無聞也天下皆云不行王政也宋亦何能自云行王政也但窮兵黷
武遂其吞併之心耳苟其如湯武之至仁大義而行王政則今四海以內焚溺

已深而望恩若渴舉首而望之欲奉之爲共主齊亦一葛與紂也怨其不速而迎之見休者亦夏商季世之民也民去之君誰與爭國雖大而瓦解於一旦何至惴惴然畏其執言以加我乎嗚呼如宋者而惡得不畏畏之而又何術以求免非小弱之咎也自取之也宋不可復爲矣而子謂行王政而致惡於大國弱小而不敵彊大則將疑沮天下之行王政者而富彊之說逞故不可以不辯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

矣與讀平聲
咻讀如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辭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辭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於之居當作
尻長讀平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訓義 衰正消長之機君德善惡國家興喪之大繫也人君之害莫甚於賢姦之
竝進而賢不敵姦人臣之敵莫甚於爲調停之說忌朋黨之名而進賢不力除
姦不盡宋王無道戴不勝有匡正之思焉以宋廷之小人充於在位而不勝能
知善惡之辨是殆可與言者孟子謂之曰今王之廷欲王之善者蓋幾於絕也
而子能以爲憂欲納王於善已有見諸行事矣乃欲之則必有善之之術思王
之競於爲不善者何也則可以知使王之能善者何術也孤致之忱而不廣爲
之術非以成子之欲也子誠欲之乎我將取善之所由成不善之所由遠察其
情之所必動而度其勢之所必成以明告子則試爲子喻言之今夫齊語之賢
於楚語明矣有楚大夫於此感其俗之習於不順之言而欲其子違俗以齊語
則在傅之者矣使齊人傅之而於齊求齊冀其或可乎抑使楚人傅諸而於楚

求齊曾不思其必不可乎此欲教其子者之所以致其教之術將謂舍兩端而無從也而不勝曰使齊人傳之此事理之易知謂可以畢教子之術而不勝抑知之審矣孟子曰子謂使齊人傳而遂可如其欲子齊語之心乎夫傳者一人也雖爲齊人納齊人於楚勢且孤而或怪之矣乃咻之者則無非楚人也於是彼齊人者雖日撻而求其齊語便而安相聚而酬答者皆楚也將謂傳之徒以勞我而語本不當如是欲其自變於衆咻之下不可得矣於此有道焉引其子置之於莊嶽之間去楚日遠而忘楚日深漸而習之利而安之久而熟之不期效於旦夕且數年焉乃知楚語之不正而恥復爲之於斯時也莫有撻之者也卽有齊人者日撻而求其楚且不可得矣然則習因於衆尙而心在於漸移善不善之成非一人之力亦明矣子之進辭居州也何心謂居州善士也異於宋廷之噂沓訥呶而能開陳善道者也使之居於王所子之欲王之善其心自此白而子謂可以善王之術於斯盡求王遷善之志於此酬乎而我明告子者且爲子昌言之使子一旦奮有爲之氣而遂其匡君之情則擊去羣姦而易之多

求賢士而進之不善之氣日沮而善者亦得朋而共贊其令圖長幼卑尊皆辭居州也王雖欲爲不善所聞者無非善言所見者無非善行邪心一動而環顧左右無一可與成其欲者而不善之情且沮矣誰更導之以使成乎慝乎如僅若今之進一居州也而王之廷老姦據位而童穉邀歡文臣尸祿而嬖御逢君則王雖一念之萌悔其前之非而思遷於善或爲之文過或爲之導欲而抑且漠然忘其悔悟之心矣孰與迎其機而廣導之以爲善哉夫不善之勢已成王之情已蔽而一辭居州偶發一言盈廷爭笑居州且危而能如宋王何哉夫欲進君子必先遠小人引子於莊嶽以遠楚也小人退則君子自進楚人不咻而齊語自日入其耳也子不是之圖而曰吾之欲已切道已盡可無愧於匡君樂善之心其何益於國乎嗚呼進賢之道先在除姦共驩不殛則舜禹不興管蔡不誅則周公且以疑忌而居東況區區一辭居州之善乎故匡君者薦賢士不如擊去小人而教子者擇師傅不如使離惡俗乃曰和光同塵可以安身而利國此臣之所以不臣父之所以不父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當作避
內讀如納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亾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亾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惡讀太聲矚本作矚後人加目矚又有从日从叢作矚者
義微別悉寫从升作蒸者誤蒸麻莖也悉火氣上行也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

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虛養切哇戶圭切赧女叛切

脅肩竦體詔笑强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强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詞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訓義孟子不見諸侯之說言之詳矣而公孫丑問曰何義蓋欲求之於道之所宐而反諸心之所必安也孟子乃參酌乎古今時勢之當然而推本於士君子羞惡之心以自養其必伸之氣者而告之曰斯義也古之制也古者卿大夫以禮賓興其孝秀寵之以飲射而升之士君子乃委贄爲臣而見焉蓋不容已於仕者士之道而不苟於進者士之心若其道在己而無求則不輕以身許人而何屈己以造謁於君之門乎乃若不爲臣而可以見者則又有義存焉段干木不欲臣魏也而魏君造廬以求見然而木且踰垣以避之泄柳不欲臣魯也而

魯君命駕以求見然而柳且閉門而不內以君見己則己必見君而義固不可往也夫君欲見我其情迫矣情既迫則畧上下而講賓主之禮亦可以往見矣雖不爲臣仕隱之權在我而往來之禮不可廢見亦何傷乎微獨君也卽士大夫之交際有然者雖孔子亦有審乎義之所安而不嫌者陽貨欲使孔子之見己孔子不欲因貨而仕而惡乎見之而貨雖小人亦知惟禮之可以動孔子惡乎禮無自見之道而不能致孔子也乃求之於禮有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之文謂以禮致孔子而孔子何以自解乃闕孔子之亾也而饋孔子烝豚其情雖姦而以禮致君子非以利動也孔子遂其不欲見之心則違禮往拜而見焉則失義乃亦闕其亾也而往拜之夫孔子不往則不往耳乃當是時也貨先有欲見之心而致其敬士之文則終非辱身以遽往而豈得不見士大夫且然而況於君又可知矣蓋君先求士士乃以道事君而非以利動然則諸侯之近而造廬遠而幣聘雖未爲臣君子亦何嘗厚絕之乎此義以禮伸而有禮則無傷於義也蓋木之於魏柳之於魯其君之欲見也迫而貨之傲

倖孔子之一見其情亦切即使見之而非無因至前則言笑自相爲款恰而我
不求彼彼且求我則彼不容驕而我亦無所用其諂若今之見諸侯者則異是
名未聞於王廷意未達於君所粹然踵門而請焉士已屈而君惡得不驕乃以
辯佞之口稱引多端自白其才術而伺候人君之喜怒唯恐失其歡心無論理
也卽此進前立談之頃有人之心者夫豈樂爲之乎名利所迫不得已而違心
以爲之耳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心不能爲之安則身亦不能爲之適汗
浹於躬而氣鬱於五內故曰病也子路曰未同而言則恐其不聽也恐其不相
入也觀其色欲言且止赧赧然若負重疚而懼譏非者此際之心非由所知也
今試以二子之言觀求見者之情形能不脅肩乎能不諂笑乎能不病乎心不
相知而言不知所從合能不赧赧乎而豈復知其何爲而爲此乎君子之所不
忍者此也不能者此也蓋士有常伸之氣而人有不可昧其羞惡之心他可言
也唯此相見之頃自問而不知其何樂而爲之乃以于求利澤之故爲之銷沮
爲之挫折則平生之志氣棄之於俄頃故可忍者未入君門以前之禮節而不

可忍者登堂乍見之心情思及於此則唯有守古道以自全而養其恥心養其正氣使常存而不喪誠一念反而不可知其榮辱相關之故乎故守古之道酌禮之安有不爲臣不見不先不見者義在心而不在事非泛泛然執古以御今也嗟乎出處取與以至於生死所不可忍者臨事之一頃耳再醮之婦初與夫相見求館之師初受贄拜於堂是可忍也則亦孰不可忍哉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鷄何以異哉

訓義宋王無道其橫征以困農而擾關市者不知其何如其臣導諛而無能改

戴盈之者知孟子之必以其非義而賤惡之乃爲文過之詞以問曰古之取民者於農則什一於商則關有譏市有治而不征此固夫子所欲行之王政也非不欲行而念國之多故今茲之歲未能願請於王而損今征稅之過多者以待來年然後並其所過征者而已之此亦可以無愧於君子乎甚哉盈之之言義也非果能知義者也宋人無道之征雖曰損之少有所損而亦可曰損其未損者尙不知其何如也待來年者來年者之未能猶今茲而更可待也蓋其攘奪之私已成乎固然而特以畏孟子之清議而中心固無羞惡之實也故孟子爲甚賤之詞以責之曰非其有而取之曾何異於攘乎取之已盡民之財力曾何異於日攘乎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羞惡之心忘之已久矣無厭之欲終難於給矣但以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而曰請損之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夫攘鷄而豈但非君子之道乎告之者姑爲恕詞而不及刑戮喪亾之禍乃改日而月姑損以待此其文過飾非心不自主而但求免責於人何望以知義乎則子今亦未知義也如其知義則義之所不可一介而不可苟一刻而不能

自安已而已矣決之心斷之速矣何待來年哉吾未嘗責子以君子之道而子亦可勿爲姑損之言也嗚呼以進一善士塞匡君之責以姑損其一二謝卹民之咎此宋之所以速匹與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當作政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亂當作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戶工切窟本作壩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

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

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衢勿切蕩側魚反然當作壘居當作尻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艸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

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

亂 壞下怪切汙烏故切池本作沍
園讀 宥邪當作衰亂當作後

暴君謂夏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艸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邪當作誣有作之有讀後又古字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愛當作去廢作既皆俗
譌為作學者俗誤李本

雌麻之名讀如夫浮讀婢小切音義
迥別率當作衛省論也邪當作妄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

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
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
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邪當
作義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
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
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
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

亂當作甯
甯當作寧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邪當
作妄

好當
作欺

設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言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

誠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訓議孟子承孔子之學以繼往聖而其闢楊墨也獨嚴爲人心計也實爲人道計也人與禽獸皆生於天地之間而欲全乎人者必遠禽之害禽害人則亂人遠禽則治上世之亂在天災而物裂天之災以逼人中古之亂在人事而君率獸以害人之生後世之亂在人心而行禽之行言禽之言以亂性行禽之行則聖人可奉王法以正之而亂熄至於言禽之言而竄入於心性則彌近理而惑天下後世者不已故孔子以前無可辨之異端至於孟子之世而異端始盛嚮非孟子推究其迷妄之本而防其害之大則後世且將以楊墨承聖學而大倫盡滅矣故與之辯也不容不力乃當時不知聖賢之用心以爲道不同而不必與爭德在我而亦可以忘言遂稱孟子之好辯公都子聞之而問其故孟子曰爭一己之是非而以言說自表其才斯乃辯者也而予豈其然哉使言而非大

謬於生人之理則可已使言之而但成其人之失則可已使言之害止於言而不賊人之心與行則可已抑前之而其說未盛不足以逞則可已後之而有聖人之徒已先我而闢之則可已予蓋仰體上天生人之心遠溯古人立人之道俯思百世人害之無窮皆在予也欲已之而不得也此其故在天下矣在天下之生矣在天下治亂之大矣而請言天下之生人與物皆生於天下其竝生而不相雜久矣乃其俱生而易以相雜亦久矣天下之生莫貴於人人全其人而物不干之則治物雜於人而害於人則亂乃治矣而流風易息故治未久而亂乘焉其亂也必有人焉因時致功而後復治自唐虞以來莫不然者而今尤亟矣當堯之時天失其序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五行之沴既不利於人而物乘之龍蛇得水以居而民失其土宮室毀矣中國虛矣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人且同於禽獸而禽獸反處人之墟書曰洚水警余堯舜以之爲警而生民可知矣洚水者洚洞無涯之謂而實大川之洪水逆行而成也此天下之一亂也災降自天而物馮之以爭人之處則非物之能害人水使之然也則治水而卽以遠

物害矣堯舜以之命禹而生民受逼於禽獸禽獸之憂在禹禹不得而辭也乃掘其壘塞分疏之而注於海於是蛇龍無所依以肆其毒水去而不得不逃於渚矣其所治之水不溢出於地上而行於地中施及於今爲江爲淮爲河爲漢涯岸分而各成其壑皆禹之成勞也水以溺人而險以礙人之行而阻行於地中則既遠矣人忌險阻而中國復爲人之中國則禽獸無所容焉害人者乃消然後人得就平土而居奠爲九州分爲五服人氣昌於中國而物不得乘天以爲虐此禹以人道爲己任而治之也乃一治矣地平天成物不能乘天以爲虐而率獸以害人者在君堯舜既沒天下世及夏商之季多暴君焉貪汙池之利壞宮室以爲之而民有失其安息者矣侈園囿之樂棄田以爲之而民有不得衣食者矣其倡之者讒佞之邪說也其因之而淫行者害民之暴行也夏之暴君作之於前商之暴君作之於後相沿成習園囿汙池半於平土沛澤多而禽獸至矣乃暴君因之爲利事之爲樂而人之受荼毒於暴君者皆奪民以養獸者也及紂之世猛獸之養以窮民生而猛獸之氣且以侈暴行者之情性而胥

於惡而天下之亂極矣此又一亂也禍始於君而甚於逢君者以物賊人而人無能如之何治其爲暴君者而物可驅也周公相武王以成文王未竟之緒則周公不得而辭也於是牧野之師以誅紂有東征之役以伐奄凡三年而叛人乃得商奄乃平以飛廉之狎獸以殃民也驅而戮之於海隅而與廉同惡而滅者五十國其虎豹犀象之縱橫於園囿者驅而遠之於是獸不爲人害而人之牛乃遂天下大說故書曰我周之治能大顯文王之謨者公也能大承武王之烈者公也乃以佑助開啟我後人咸以立人之道一歸於正而無缺失是唯周公以人道爲己任而除物害以安民生又一治矣禹欲消物之害人與天爭而不恤周公欲遠物之暴以臣伐君而不慙古人之任道於己有如是者至於孔子而又難矣桀紂自膺天誅故周之子孫無敢貴物賤人而殃天下乃君暴息而君勢以弱於是物不能害人而人化於禽獸者且見之行其以禽行而亂人道者不在君父而在臣子周之衰也王道微弱而權下迤於是而有以兵諫爲忠以清君側之惡爲正之邪說則因而不畏天討不恤公論之暴行作於

臣子乃有臣弑其君者焉子弑其父者焉是禽獸不知有君不知其父以利相噬以力相殘之氣且侈於人物害遠而人害亟此又一亂也治之者其憂更切矣孔子爲人之胥爲禽也而懼矣物之害人也人有能遠之者矣人行獸行而臣子且食篡奪之利相習以化於物其能待聖王之興乎於是而作春秋焉正其名定其分不沒其實而必伸其法以一人治天下而賞罰必嚴蓋天子之事也夫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事出於孔子之勑起當世且以孔子之好行其好惡而孔子念之矣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大倫之不可毀而以筆削繼放龍蛇驅虎豹之心則知孔子者在此矣謂褻貶之徒爲勞而以空言求異於邪說暴行之習則罪孔子而孔子固不恤也蓋物害人而人自爲人物則爲物則居位行志事雖勞而天下咸說人行獸行而物不能害人人且自害則侈俗紹古事愈撓而知罪難期顧孔子生孔子之時責不在君不在相而在無位之聖人則灼見天心而忿乎物議乃使春秋而後篡弑之禍息以施於今則亦一治也暴行不作而禽獸之氣隱中於人心者溢出而爲言君不

得暴臣不得逆而禽獸之情變易夫人心者害發於無位之處士聖王之不作而教不行諸侯放恣而養士以相傾於是而處士之禍起矣處士以其議動諸侯者猶止於暴行而其以傲諸侯而聚徒衆者則以其不經之學集怪異之說以不軌之思爲隱僻之語性本直也而橫據其末流以謂之性道本直也而橫生枝葉以謂之道詭出萬端而大要不出於楊朱墨翟二人之始倡乃以招引無識之徒而使之演其教於天下天下之士有才智而可爲言者其好靜而寡恩者則必歸楊其好動而慕名者則必歸墨不歸此而歸彼乃至若二氏之外別無道之可道而無言之可尙而不知其爲議之橫曾不異於亂臣賊子之心而特避其迹耳楊氏以爲人各自爲相與於無相與而各得天地萬物舉不足以擾其和是謂天下可無君而有君不如無之安也墨氏以爲人同生於天本合而不可離則必兼所愛凡親疏厚薄皆自私其形之所自生是謂人非父母之所生天下本無父必有之如無而後知大本也此其說幽渺託於性天迹象依於仁義而於其無父無君思之則禽獸而已矣不見夫禽獸之不知所從出

而莫相君長也乎舉天下才智聰明而致之如禽獸之道其害可勝言哉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獸之生盛矣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而人之氣微矣爲此者是獸不能食人而人率之也此暴君之參獸以奪民食者則然而貴獸賤人之禍可知矣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天下歸之矣無與息之終不息也日新月異而未已也則孔子之道以率人心之愛敬而奉君父爲道之大原者不可得而著矣孔子之道因民性之本不容昧者而爲之昭宣者也彼之邪說則以誣民之所自生爲不生於父母民之所受治爲不治於君其說充滿於天下而人心之仁義塞矣卽有不自安之情必依君而致敬而塞之以成乎簡寡卽有不忍忿之情必於父而致愛而塞之以成乎殘忍仁義之旣充塞而天下皆獸於是以智役愚以彊吞弱故清淨之旨流於荆名勤儉之教趨於功利彼愚弱者猶人也而爲邪說以成其行者則果獸也挾徒坐食而食其利愚弄顛倒而食其心嗚呼後世必有人相食之事而人無非獸且獸之不若也蓋無君則無所食而不可無父則葬可薄而肉亦可食必然之勢也亂至此愈隱而愈極矣

而吾安得不爲此而懼哉無先聖之權而不能以明刑正其罪非先聖之時而不可以微言大義止其惡而正直橫議橫行禽心猖獗之日幸爲聖人之徒而所任者重惡得而不懼乎懼之甚故先聖之道不得不閑也言仁則推一本言義則推其在內使託於仁義者不得竊也則楊墨其禍之首而不得不距也其泛濫以爲性命物理之淫詞不得不放也而吾之辯不容不詳矣辯之詳閑之固距之放之之嚴庶幾哉有以詰其心之不可誣而理之不可橫邪說其不得作乎其必使不作也非但惡其說也蓋作者說也而浸淫之詞遂不覺自信爲固然則蔑君背父之心因以益生心旣生矣而絕物孤立殉物忘本之事成而害於敦仁由義之事事旣害則一人行之覺其有利而遂欲推行之於天下而成乎廢紀綱蔑等殺之政天下無統人心不親人之相食皆必然矣斯道也聖人復起必以爲當吾之時不容不力爲距放而謂可與忘言也庶幾哉邪說殄而天下之亂息其尙可與治乎故吾之辯也上溯唐虞中攷成周下稽洙泗而見夫天下之不平而平也禹抑洪水以平之也爲功於天地而後物害自消也

百姓之不寧而寧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寧之也致討於罪人而獸患自遠也
亂臣賊子之無懼而懼也孔子之作春秋懼之也正用其刑誅而獸行自改也
此三聖人之所以扶人道於微絕而拯禽獸之亂者也夫人禽之大別莫大於
君父乃在唐虞三代之世物爲人害而人心未琢則君父之大倫不勞聖人之
憂懼至於周公而知天下之風化且降矣故猛獸驅矣而必兼夷狄所以防夫
亂大倫者之漸染我三代之遺民也故其詩曰北而戎狄則膺之南而荆舒則
懲之使革皆使之莫我敢當焉同爲人類而何以待之嚴也如此哉唯彼不知
有父不知有君是以膺之也然則三代以降欲已天下之亂莫嚴於君父之倫
明矣則我今之與楊墨辯者亦欲正人心也顯示其天性之愛敬條達直遂察
識而擴充以不流於禽獸之妄於是而爲我兼愛之邪說不容不息之也孤畸
泛濫之誠行不容不距之也稱性稱天之淫詞不容不放之也用此以上承三
聖開不世之功定非常之典以救禽獸害人之大禍庶幾百世而下無人將相
食之害則辯之不已豈以吾才之有餘物之不相下而好之哉亂日隱而日深

治愈紛而愈不得復生其時學其學其責在我雖欲已之其得已乎而外人之
言胡爲乎來哉人知我爲不得已是所望也人疑我爲好辯吾亦聽之而已然
因是而吾之懼更切矣德雖不孤而道必有託謂我好辯則且謂楊墨之可以
不距而存於天地之間則邪說終不息而道終不著吾所望者是能立言以辯
楊墨者乎庶不負爲聖人之徒乎而柰之何以疑我之多言也此不容不正告
於天下之學者也嗚呼斥人爲禽獸未有不拂然者抑思人之生也何以異於
彼惻隱羞惡之心誤用於非所當愛非所當恥而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父則
禽獸又何所讓於我孟子誅楊墨之心而正其不赦之罪故天下雖不知而自
孟子之後二氏之傳且絕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乃數百年而後釋氏之說
入中國合楊墨而其辭尤淫其行尤詖遂行之二千年而禍不息自古無人食
人之事亦無□□□□□□□□乃釋氏既盛之後遂有朱粲麻秋之惡遂有□
□□□□□則孟子之言如合符而近世之名爲儒者且欲誣聖人之言與彼
合而雜亂之皆不百年而□□□□□則陸九淵王守仁之罪通於天矣聖人之

徒其膺懲之當何如邪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螻

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居當作尻於讀正音如烏靈作螻者省譌咽讀如煙然當作然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螻螻蟲也匍匐言無力

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

而後可者也巨宜作鉅擘博尼切然當作燃惡讀如烏蚓讀如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

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欲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也居當作尻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

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纁以易之也

辟宜作擊盧洛胡切讀如處

辟績也纁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覼覼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覼覼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讀如盜居當作尻辟當作避顛當作響省譌顛子六切覼五歷切哇讀如娃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覼覼鵝聲也顛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

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
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
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訓義君子之道唯因其心之不容昧而卽以成事之必可行其溺於邪說辨爲
誠行者任其一念之發遂據以終身則雖蔑天理廢人倫而有所不恤乃亾論
其能充之而適以成乎惡卽彼自信爲善而理也情也勢也皆必有所不可行
則又伸於彼而屈於此君子之闢之也直斥其非則彼尤能立異說以相亢惟
窮之於所不能行而其情無可遁矣陳仲子者大抵一傲很不思之小人而特
以能忍飢寒驕天下乃當時稱之曰廉匡章者亦隱忍矯志之士也樂得而稱
之曰陳仲子人皆稱廉焉以實求之豈不誠廉哉取與者人生之大節生死者
夫人之大變至於生死之際而不亂則廉之根心以出而無往不充可知己其
居於陵也嘗三日不食至於耳無聞目無見死則死矣夫豈無可以得生者而

必不爲唯偶憶井上有李於時螿食其實者過半幸存者無幾也匍匐往取而食之凡三咽焉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以爲如此而生生不愧也然則無李而仲子死矣死而不易其守尙何所屈於天下哉嗟呼仲子匍匐而往迫於三咽斯時也豈復有士君子之容哉仲子之爲小人於此而不可掩則他日之出而哇者其頑鄙亦猶是也一吞一吐之際醜態盡見而何容問其他也則滅天性之恩與野人無異尙何卹焉孟子曰子何易言廉也齊國之士無知廉者則仲子自命以廉其巨擘矣其見盡於飲食財利之中而於此爭長則仲子得矣若廉則惡能也有知所可爲而必爲知所不可爲而無爲之識有棄水以全大行於遠而不遺之力而後能別於是非之介以立乎不易之操斯能廉也而仲子識小而志不宏惡能之吾且勿言其大者遠者就仲子之操而言之操之則必不容自縱充之則無所往而不可操而仲子之操豈能然乎非仲子之不能也人生而爲人未有能焉者其唯蚓而可乎夫蚓則上食槁壤矣下飲黃泉矣可以無求於人矣仲子而能以槁壤黃泉爲居乎則所居者雖華門圭竇而亦人築

之也則必伯夷築之而後可而築之者爲伯夷之徒盜跖之徒皆可爲人築者
仲子而能以槁壤黃泉爲食乎則所食者雖蔬食菜羹而亦人所種之粟也則
必伯夷之粟而後可而其粟爲伯夷之徒盜跖之徒皆可種之而以食人者究
其所從來吾與子不能知之而仲子亦莫能知之則不能無食不能無居就物
而詰其所自來仲子亦自問焉不擇而受者多矣而操可充乎古之廉者辨於
幾微而終不受小人之養審乎大義而固可受天下之奉辨之精而持之有定
而仲子惡能也匡章曰夫廉者求於己而已居食之外所自來雖出自盜跖而
亦何傷哉彼身織屨知其身爲伯夷之身妻辟纊信其妻無愧於伯夷之妻於
是易粟則力之所給盡其在我而惡問所從易者之何人也嗟乎仲子以其身
爲伯夷而跖其兄已不可矣以妻爲伯夷而跖其母則絕滅天理也已甚而孟
子不屑辯也但就充操之說以衷折之曰夫仲子吾知之悉矣其所從生則齊
之世家也承先緒而爲士君子之餘裔豈其因妻而始有生乎兄戴蓋祿萬鍾
自非戴之所可私也不知其以何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弗食以兄之居

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意者其妻使之然乎避兄離母則仲子處心積慮仰視
天俯視地而惟此母兄之不釋於憾伎之懷也於是而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
焉言往來之恆節亦相易之道而特有其節文耳而仲子所惡者
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不復憶

四書訓義卷三十終